

年

卷

期

1

3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第 三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說的甚麼？

請聽！



尊處有留聲機嗎？中外名伶的唱片都已置備嗎？不過京調，崑曲，小調……都是娛樂的玩具，沒有教育上的價值。家庭裡沒有，絕不要緊；學校裡沒有，也絕不要緊。費了百數十元買這種機片，必定要有錢的人才做得到。現在有一種機片，却不是這樣說的。他的內容，絕對的於教育上有益；他的價值，不過一二十元。非但機關團體都可買；就是中等家庭也可以買。究竟是甚麼機片呢？叫做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不能國語的人，離開家鄉，就感着不便。所以無論旅行，經商，做官，當教員，議員，……必要練習國語。有了這副國語留聲機片，可以「無師自通」；可以得着良好的國語「標準」。

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國語，實際上，職業上，發生許多困難。可以用這副留聲機片，自行練習。至於小孩子常常聽聽，於他將來的升學做事，都很有益。女子常常聽聽，也好曉得些社會情形；練習些社交的話語。就是集會，宴會……等，有了一副，共同研究，或是消遣，也很有興趣。所以無論甚麼機關團體，以及家庭，旅館……都該置備的。

趙元任博士創作  
國語留聲機片  
全份八片共六十面

▽定價卅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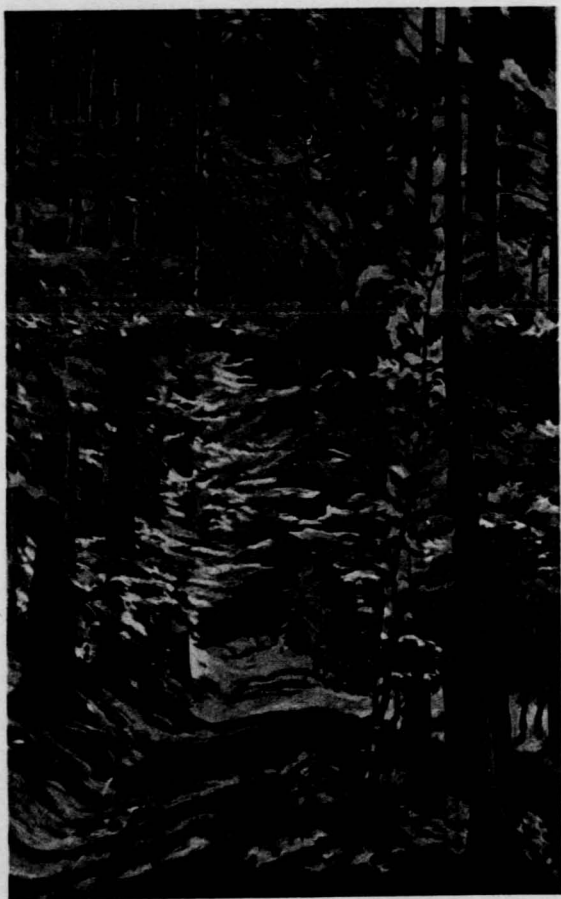
▽特價二十元

▽十二年六月  
月底截止

另印課本  
隨片附送

單購課本定價  
四角特價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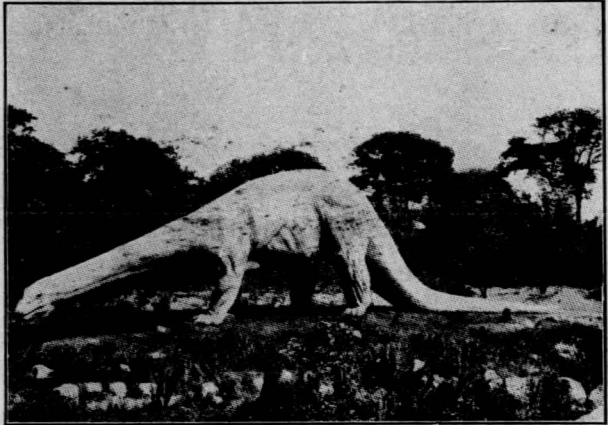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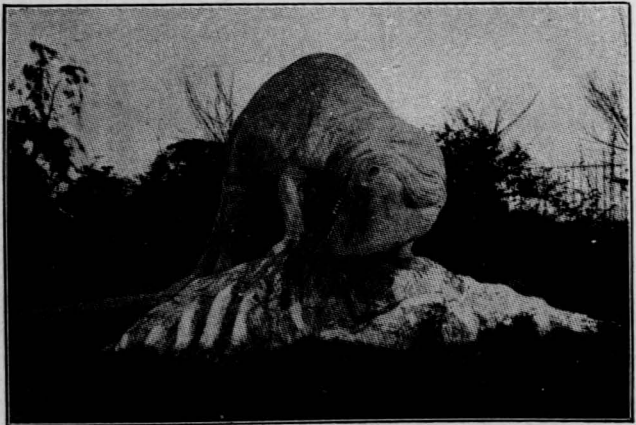
德國海音作

黎明林中

原 人 時 代 以 前 之 大 動 物



(其 一)



(其 二)

此獸爲未有歷史以前之大動物。自首至尾。約長十丈左右。然性甚純。不易觸怒（第二圖爲怒時形狀）英國高爾博士。現已掘得此獸之全身骨架一副。陳列於倫敦博物院中。並在彼私人花園內造一獸形模型。題其名曰 *Diplodocus Carnegii*。



#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第 三 期

##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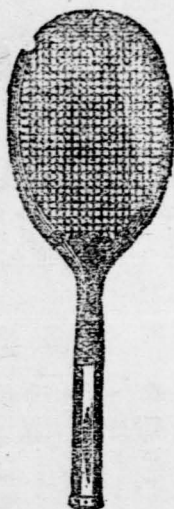
- |                |       |
|----------------|-------|
| 詐欺取財的哲學家.....  | 求幸福齋主 |
| 人生一夢(音樂)       |       |
| 狼.....         | 蘇梅女士  |
| 世界瞭望塔(珍聞瑣錄)    |       |
| 上下.....        | 胡寄塵   |
| 古代巴比倫之婚俗(風俗誌異) |       |
| 沁香閣筆記.....     | 李涵秋   |
| 無家村.....       | 卓 呆   |
| 塔歌美人的祭祀(風俗考)   |       |
| 橘子變蘋果(簡易魔術)    |       |
| 墟集.....        | 沈禹鐘   |
| 皇帝的衣服.....     | 沈雁冰   |
| 情天補恨錄.....     | 林琴南   |
| 銀蛋(科學遊戲)       |       |
| 魂游.....        | 葉勁風   |
| 錢聲(滑稽畫)        |       |
| 冰天雪地的學童.....   | 青     |
| 荒服鴻飛記.....     | 天 游   |
| 電燈泡防賊(益智瑣談)    |       |
| 店主人(技擊餘聞)..... | 智 軒   |
| 俠隱記.....       | 劉培風   |

美國迭生公司

# 運動用品

Manufactured by

WRIGHT & DITSON-VICTOR CO.



本廠製造各種運動器  
 已數十載久為全球運  
 動界所稱許美國運動  
 家無不採用本廠出品  
 足以見工料之精美一  
 時無兩矣  
 本廠所製之「無敵」  
 (Championship Ball)  
 牌網球輕重大小一律  
 均勻彈力復甚充足故  
 在遠東銷路之廣得未  
 曾有  
 茲為便利在華諸君起  
 見特與上海商務印書  
 館訂約經售本廠出品  
 凡欲現購或定貨諸君  
 請逕向該館接洽為幸  
 美國迭生運動器公司啓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獨家經理

## 商務印書館

# 重 印 正 統 道 藏

道家之書蒼粹成藏始自六朝歷唐宋金元遞有增輯至明正統十年重輯全藏萬曆三十五年又輯續藏都五百二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冊清時皮版於大光明殿日有損缺迨庚子之亂存版盡燬各省道觀藏本亦稀京師白雲觀獨存全藏幾成孤帙凡地誌傳記及醫藥占卜之書或出晉宋以前或為唐人所撰四庫既未甄收藏家亦鮮傳錄其中周秦諸子半據宋刊金元專集尤多秘笈宗教學術所係甚重茲由海內閔達發起重印經東海徐公慨任印貲特屬敝館承印發售以廣流傳預約之方謹具於左伏祈 公鑒

## 發 起 人

趙爾巽 張 謇 熊希齡 梁啟超 張元濟  
康有為 田文烈 錢能訓 黃炎培 傅增湘  
李盛鐸 董 康 江朝宗

## 發 售 預 約 截 止

十二年  
陽曆三月

截 止

### 書 式

全書約十萬頁一分裝一千二百冊 照六開本式  
用上等粉造史紙石印 書根上加印書名冊數

### 出 書 期

全書分六次出齊 自十二年十月至十四年六月 每四月出書一次

### 預 約 價

一次全交 每部七百二十元 (一)預約時  
三次分交 每次二百八十元 (二)十三年二月  
(三)十三年十月

### 書 櫥 價

另備書櫥四架 檜木製九十元 檜木製六十六元 用否聽便

### 樣 本

內附緣起預約簡章及預約定單承索請附郵票三分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啓



# 贈送

名人美女畫二萬張

欲得此種價昂之美術畫須  
將贈券裁下連同親友之詳  
細姓名住址十戶抄錄寄下  
如不照辦恕不答復

切勿錯過此良機

東方儲蓄銀公司啟

總公司在上海  
北蘇州路二號

券 贈	
友人之詳細姓名住址十戶附寄	姓名
	住址 省
	業 職

此畫十一寸長八寸闊係五彩石印用最上等硬白紙  
與普通有廣告之月份牌不同紙上有眼可以懸掛或  
配鏡架甚為美觀惟此次祇印二萬張約於一月廿號  
印就如欲索取切勿遲延先索先送送完為止此種贈  
券祇限小說世界以示優待

C. P. C. S.

天下沒有不生就聰明而有學問的人



我們這幾部講義(英語, 算學, 英文)是使人聰明而有學問的利器

他們都是去

求知識的

(甲) 諸位往那裏去?

(乙) (丙) (丁) 我們往

商務印書館去

(甲) 諸位去幹什麼?

(乙) 我去報名入商

務印書館函授

學社的英文科

(丙) 我去報名

入算學科(丁)

我去報名入國

語科

(甲) 我聽說這函授

學社的成績狠

好究竟怎樣請

你講與我聽聽

讓我也好去報

名

(乙) (丙) (丁) 這函  
授學社

「開辦經已

八年。教

員極有經

驗。課本

甚為完善

學員一

萬一千數

百人。畢

業生二千

一百餘人

學額並

無限制。

無論男女

老幼, 隨時

可以報名

各科印

有簡章, 面

索函索皆

可。

「(甲) 那好極了。

我近來狠

感受沒有

知識的痛

苦, 渴想求

些應用的

新知識。這

個學社既

然是這樣

的完備, 讓

我也隨諸

位去討幾

本章程, 看

那一科最

為與我合

宜, 便去報

名罷了。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報名處  
社址

# 謹 防 咳 嗽

恐 久 咳 成 癆 瘵 也

咳嗽之症往往累及生命蓋咳嗽長久不治成爲癆症矣人皆知癆病爲不能療治之痼疾人皆稱異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曾經救治無數之患咳嗽吐血盜汗等症以及將成癆瘵之象者矣須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以及其餘治癆症諸藥亦斷不能療治癆症也其所以能治之者乃藉此丸有補血之功力血液強健能使肺體康壯肺體既壯其疾自消矣是以閣下若患咳嗽爲他藥所不能醫治者立即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可也即如吉林長春永生祥莊客張星垣先生之證據即可知矣張君來函云鄙人因辦理樞務勞碌過度致患氣虛咳嗽飲食稍減之症服中醫湯藥多劑毫無效果幸有友人係福聚棧執事穆潤身君談及伊早日亦患是症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功效極速病體頓除余思微細丸藥能治斯病亦將信將疑閱報載治愈益衆當即購買二瓶服訖病勢覺減後又購服病體若失食飯香甜身體復原果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功效卓著始知吾友言之不謬也倘諸君有患此症者祈爲購服可也蓋是丸爲血虧腦疲所起各症之聖藥即如血



薄氣衰 諸虛百損 少年新傷 胃不消化 瘋濕骨痛 腎尻酸楚 筋系刺痛 皮膚諸恙以及婦科各症尤爲神效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 詐欺取財的哲學家

求幸福齋主

有一天。天氣炎熱得很。好容易盼到下午六點鐘了。可怕的紅日漸漸往西山那邊沉寂下去。我走到院子裏。搬過一張藤織的睡椅。安放在一個葡萄架旁邊。便躺了下去。乘風涼。涼爽了一會。覺着有些冷靜。便摸過一張報紙來隨意看着。

祇見報上載着一段印度法庭審判印度偉人甘地的故事。那英國審判官對甘地說道。

「甘地君……你既然承認有罪。却教我做審判官的很難。下一個公平的判決。雖說法律這項東西。本來不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的。但是你的人格。實在比尋常的人不同。我從來未有審判過像你這樣的好人。往後恐怕也不再難遇見你這樣的人在法庭上面。所以今天要教我藐視

你的人格。完全掣法律來裁判你。實覺得有些不能夠。你在你千萬萬印度人的心目之中。是一個大首領。又還是一個熱心愛印度國的人。就是我在這一點上。也不能藐視你的。此外漫說是我。就是那些與你政見不合的人。也都得公認你的思想高尚。志趣純潔。甚或把你當成神聖一般看待。

……我今天僅說到你品格上的這一點。按着我的職權。已經就不能夠批評你旁的品格。來胡亂下什麼判詞。不過我既經做了法官。也祇好把你認成一個應受法律處理的罪人。況且你也曾自己承認觸犯過法律。和我的意見一樣。

……像你今天這樣的行為。無論地球上什麼政府。都是

不能讓你自由的。我今天判你六年的監禁。我覺得我下這裁判。實在是我的義務。你想必不會說我無理的。

……我還要告訴你一句話。若將來時局上發生了什麼變遷。政府可以縮減你的刑期。或簡直把你釋放。到那時候替你喜歡的人。誰都不如我喜歡得厲害咧。」

我看完了這段紀載。很奇怪的想了想。世界上法庭裏的審判官對待罪人。像這位英國法官的說話。總算再客氣不過了。不知我們這裏附近的法庭。有這樣客氣的審判官沒有。這些年我又沒打過官司。也不會到法庭上去旁聽。我有什麼法子來解釋我這疑問咧。

我迷迷糊糊的想着。忽然覺得我有些不高興睡在藤椅上。立起身來。胡亂走了幾步。便跑到一所審判廳裏。那法庭上正在審官司咧。我想。此事正中下懷。我要看審官司。他們就把官司審給我。這不是湊巧得很麼。我不敢錯過機會。便擠到旁聽席上。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伸着頸子。看看那坐在上面的法官。是不是我理想中假定的那

個很客氣的樣子。并很想聽一聽那法官說些什麼。

怎奈那時罪人正在堂下陳述什麼供詞。法官坐在上面。一聲不響。聽不着像英國法官那樣委婉動聽的說話。我一時覺得無味。便又想起那印度聖賢甘地來了。那甘地的供詞。不是也很緩和的麼。有了那樣客氣的法官。當然便有那樣客氣的罪人。待我來看看眼前這個罪人。又是什麼樣子。

想看便看……祇見那罪人蓬鬆着斑白色一頭亂髮。披上一件長袍。顛巍巍站在那裏。再一細看他的面部。在許多長鬚鬚當中。現出一張又瘦又小又長又狹的臉。除了幾根青筋以外。最足以使人注意的。便是那雙眼睛。一閃一閃的向外發光。看他那個樣兒。有些像慈祥的托爾斯泰。又有些像莊嚴的苦魯巴特金。更有些像神祕的古老的柏拉圖和康德。我一時雖不能一準認識他像誰。但我腦經裏似乎平日總有這樣一個大哲學家印象似的。我躲開那哲學家神祕的眼光。側着耳專心聽他說話。祇

聽見他發出偉大的聲音。侃侃而談道。

「你們這些吃法律飯。寄生於法律底下做奴隸的人。今天硬說我違犯了什麼刑律三百八十二條。要定我一個詐欺取財罪的罪名。科我六個月的監禁。叫做什麼五等徒刑。我完全不能承認這是公正的裁判。我仗着我自由的人權。設下一所哲學演講會。在自由報上登下廣告。招生前來聽講。每人每月收學費五元。實因我這個人既做這項哲學演講的工作。便應該取一種物質上相當的報酬。以保障我個人相當的生活。難道說我哲學家便不該有生命嗎。況且我供給人的是精神上無價的恩物。人供給我的不過是物質上幾塊醜態洋錢。在我看起來。已經很不合算。至於我所規定的教授法。在前三個月內。不備桌椅。不印講義。不說費話。祇對於入會的人。每人發給蒲團一個。限他們每天在蒲團上打坐。靜默八個小時。先教他們從靜默上用些工夫。認識清楚精神界上特殊的獨立的自我。完成各人自己的真意識。然後再由我指點幾

句。作為他們意識上的參考。便一個個可大踏步走入哲學的光明大路上去。我以為我這種哲學教授法。很能尊重各人的個性。啟迪各人的良知。是再完善沒有的了。不料那些愚人。不懂得這靜默是教課上的歷程。便紛紛將我控訴到你們這裏。說我詐欺取財。偏偏你們也和那般愚人一樣。不能了解我的哲學真諦。竟真個要定我什麼詐欺取財罪。據我想。他們那些愚人。花了五元臭錢。買了我靜默兩個字去。他們若是肯細細體會力行起來。管教他一生受用不盡。這不是很廉宜的交易麼。最可怪的是。我們這些法官沒會花一個錢。白白聽了我這篇哲學演講。我不怪你們驅了我的哲理聽去。怎麼你們反大膽說我詐欺咧。」

我一旁聽完這一大段哲理。雖不能領會得這其中的精微奧妙。但覺得這位罪人說話太不客氣了。然而他還在那裏滔滔不絕。繼續他法庭上免費的哲學演講。我祇得又細心聽下去。

「……即使我承認是詐欺取財。應該定罪。然而世界上的人。那一個不想取財。又那一個不因詐欺手段而得財。本來財物這項東西。世界上是不應該有的。從前的人類。隨便檢些樹葉子當衣穿。找些生物吃。掘些土洞住。那裏用得着什麼財物來做交易。自從有了這些金的銀的銅的紙的種種色色的錢財。硬要拏錢財來當做換取生活的代價。於是生活便不能自然取得。須得先想法子去找錢財。那錢財這項東西。既不是天生的。地長的。當然就更不容易自然取得。你們大家想想。錢財既不會自然從天上掉下來。人的生活上又很急切需要這個東西。那麼。就得用些不自然的手段。以為找錢財的唯一方法。但一談到手段二字。便又自然帶些欺詐的色采和意義了。起初是人類大家找錢財謀生活。後來那些會欺詐的得財漸漸比旁人多。財多沒有用處。便想拏這剩餘的財。去購買交換些較為優美較為文明的生活。同時那些欺詐手段精次的人。因為要想分潤些大欺詐家私人庫藏裏的錢

財。便就挖空心思。費盡勞力。造些奢侈奇巧的物事。以應大欺詐家優美生活上的欲求。好來驅他幾個小錢用用。所以就慢慢的工商發達。釀成如今世界物質文明的現象。其後世界一天比一天文明。生活也一層比一層優美。人類的欺詐術也一天比一天精緻。各人按着各人欺詐本領的高下。博取多少不一的錢財。購買交換好壞不等的的生活。可憐鬧到現在。差不多一個人從娘肚子生出來。便好像爲着詐欺取財才來投胎做人的一般。自小受些五花八門的教育。也無非爲的是練習欺詐的法術。預備將來在社會上騙取錢財。等到長大成人。各人的欺詐能力。分出高下來。那法大財多的。爲保護他欺詐取來的錢財起見。又恐怕那些無術無財強取惡要的人。來奪他已取得的錢財。便又製造出許多法律條文。蒙養下許多法官。來保護他們。其實談到真正罪惡兩個字。被法律保護的。都是人類中的大欺詐家與大罪人。那受法律處罰的。不過是那些小欺詐家和笨人便了。你們若是不信。我祇

要請你們靜默上五分鐘。從法官以至旁聽席上的各色人等。各人都仔細想想各人每天每月每年所得來的錢財。那一筆不是欺詐取來的。爲什麼要單單與我一個人下不去。要擊我特別定罰咧。」

說完。轉動他兩眼的神光。向四下裏望了望。好像施什麼秘密魔術一般。旁聽席上的我。當然也逃不出他那神光的籠罩。便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不好了……全場的人都入了魔了。

頭一個是那正襟危坐居高臨下的法官。不去申斥罪人。却站了起來。自招供狀道。「不錯……這位哲學家的人生觀。委實很有見地。我青年時代。在法律學校肄業。何曾不對着法律課本上那些古怪的名詞頭痛。只因希望得一張畢業文憑。換個法官做做。便在畢業考試上。藏了些夾帶在身邊。鬼混一時。不想這個欺詐法術很靈。居然考取在最優等上。總算比花錢買東洋文憑的人。稍爲高尚一點。後來在法界混了多少年。又學會了一套做官的欺

詐本領。時時迎合長官的意思。拍上官的馬屁。或是再花些運動費。便取到今日的地位。你們知道我爲什麼要做官麼。也無非爲的是做官很容易很舒服騙錢。弄些欺詐玄虛。又可以靠着官場二字做護符。不會犯什麼罪。但這樣說來。我簡直也是一個詐欺取財的大罪人了。」

我在一旁想。這位法官却比那英國法官還客氣得多。總算我也能親眼看見這樣很客氣的法官了。

我在這很滿意的時候。不料那旁聽席上。有一位大肚皮的人。也站起來說道。「我是一個商業上做買賣的人。但是我所賣的那些物事。並不是我本店自造的。我拿很賤的價錢。從製造廠裏躉批買了來。再一件一件用很高的價錢賣出去。除了店裏一切鋪張的開銷以外。我還可賺一個對本。却我還在報紙廣告上大說假話。說我所賣的物事。怎樣價錢公道。童叟無欺咧。我這不是明明詐欺取財麼。」

熱鬧得很。那一旁有一位穿長衣的工廠主人。也說了話



了。「我是一個小資本家。開着一家工廠。雇用了許多工人替我做工。我每天每人給他們很少的工資。他們替我製造出物品來。我便掙出去賣與旁人。所得來的錢。除了工資和成本以外。我也着實賺的不少。但是工人要求我加工資的時候。我總說我蝕了本。沒得錢好加咧。又世界上一切動用的器具。本來粗笨點的。也非常合用。我因為想多賣錢。便另出新樣。做了好些個精巧不堅固的物事。提高價錢發賣。我祇願賺錢。就不管這些新玩藝兒與人類有益無益了。像我這樣取財的方法。豈不也犯了詐欺罪麼。」

我來不及聽。偏又有一種婦人的嬌滴滴聲音。送入我耳膜來了。「我們做女子的。成天不想做事。却又要穿好的。吃好的。帶好的。白相好的。自己弄不來錢。便花言巧語。賣弄風情。去騙男子們的。有時還得生悶氣。和躲在被窩裏假哭。一等到看見錢。登時便笑逐顏開。把什麼交給男人都肯。可憐我們也是詐欺取財的罪人啊。」

我聽到這。暗想有些不妙。世界上既盡是些詐欺取財的罪人。用什麼法官來審問。拏什麼法律來判決。將什麼牢獄來拘禁咧。……唉。……人類既都是罪人。這地球豈不就是一个大大的牢獄了麼。

我正懷疑着。忽地那哲學家的眼神。又猶猙可畏的望了我一眼。我心坎裏一陣難受。便忍不住也立了起來。呀呀的叫道。「我也是詐欺取財的罪人。……我雖然是做小說賣。每千字只取得三四元錢。然而我所寫的。都是無中生有。瞎掉鎗花。有時肚子裏沒得貨色了。還搬弄些外國貨來嚇嚇這不懂的中國人。我不是詐欺取財是什麼。」

剛一說完。忽然覺得有人重重打了我一下耳光。好像懲戒我胡說似的。我急忙睜開眼看。原來我仍是睡在那張藤椅上。向晚的天。蚊子出來了。欺我睡着了。便飛到我臉上釘了一口。算是盡其所能。取其所需。不想我從夢中痛醒。不覺的自己打了自己一下。蚊子沒打着。倒把這場怪夢打斷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分訂八厚冊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微。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爲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 狼 Le Loup (莫泊三著)

蘇梅女士  
譯於  
里昂

以下的話是阿衛爾老侯爵，在男爵哈浮家裏的 *aint-Hulert* 晚餐後講給我們的。這天獵得一隻牡鹿，在賓客當中老侯爵獨不參與，因為他是從來不打獵的。

當喫酒的時候，大家高譚闊論無非是襲殺野獸的話。那些演說家揚着手，在宏大的聲音中模擬打獵時，人和野獸如何相搏，如何爭持的情況。甚至使那班婦女對於這些殘忍和奇怪的敘述，也聽得津津有味。

侯爵阿衛爾用一種略帶鼻音而有詩趣的音調，并且充滿了精力，敘述得很好。他是常常誦說這段故事。所以說時非常瀏利。他用適當的字眼去藻飾他的詞緒，一點不用思索，聽了恍然使人想像得出來。

——先生們，我是永遠不打獵的，吾父如是，吾祖也如是，我的曾祖亦如是，曾祖的父親是一個比你們一切人打獵還多的人，他死在一千七百六十四年。我將他死的緣故告訴你們。

他的名字叫做約翰，已經婚娶過了。他的兒子就是我的曾祖。他和他的兄弟佛朗司阿衛爾同住我們的羅萊古堡中，在那裏有許多的樹林。

佛朗司阿衛爾因為極愛打獵的緣故，連妻子都不想要。

他兄弟倆一年到頭只是打獵，不休息，不停止，也不覺得疲勞。他們所嗜好的不過是這件事，所講的不過是

這件事，所生活的也不過是這件事。別的事務一概不去理會。

在他們心裏有一種不可度量，而劇烈的癖好。

這劇烈的癖好，將他們燃燒着。侵襲着。沒有地方可容受別的了。

人家用無論什麼理由來，打斷了他們的打獵興趣。是他們極反對的，我的曾祖誕生時，恰值他父親在追趕一隻狐狸，約翰阿衛爾也不敢阻止他的打圍。只氣憤憤的叫道「上帝，這小毛狗應當等這場圍打完了出世纔好。」

他兄弟佛朗司愛獵比阿哥還利害，他清早起來就去看那些獵狗，和那些馬匹。以後他擊射環堡的鳥雀，直等到他出去追逐大的野獸。

村莊裏人喊他兄弟倆爲侯爵先生和仲弟先生，當時的貴族與現在建築於一種階級制度浮濫得來的貴族大不相同，譬如侯爵的兒子，不定就是伯爵，子爵的兒

子，不定就是男爵，像將軍的兒子，不是生出來就是大佐。但這種卑陋的虛榮在今日階級制度上。也覺得很是體面的。

我再回述我祖宗的事了。

他們的狀貌，看來都逾常魁偉，瘦挺，毛髮濃密。活潑而富於勇敢的氣概。兩兄弟樂得只是呼嘯，他們彎着腰直撲到遲鈍的馬頭上，用全身的精神驅策他們的馬前進。在刺馬輪擊拍之下和瘋狂似的呼喊，加馬以刺激，這兩位強健的騎者，像要使跨下的馬騰空飛馳才好。

他們馬向前飛馳，腹部向地，衝開許多的樹林。越過許多礮臺，攀登許多山岡。降陟許多山谷，他們用全肺部的力量，吹他們的鬚髮，嗾使從者及獵狗注意。

在這樣盲進中我祖宗的頭顱，猛然碰在一株粗大的橫柯上，將天靈蓋劈做兩下，立刻倒下地來死去。他的馬發狂似的馳突，一直在黑影包裹的樹林中消滅了。

這小弟弟阿衛爾立刻停住。跳下馬來用手拖起他

的哥哥，見他的腦漿和着鮮血從傷口直淌出來。

於是他坐近死屍，將那面目糊模，血污狼藉的頭顱枕在膝上，默然注視那殭殭的臉，漸漸的他覺得有一種奇幻的恐怖來襲擊他。這滋味是他從來不曾經驗過的，這就是黑影的恐怖，荒涼的樹林和殺了他兄弟，替同類報仇的怪狼的恐怖。

夜深了，寒風凜冽，打得枯林蕭瑟作響，佛朗司戰慄着立了起來，自己覺得不能在這裏停留長久，而且也覺得無能爲力了。狗吠和鶯築的聲音，寂然無聞隱隱約約的地平線之內，一切都像啞了，嚴冰凝結的夜，一種寂靜，實使人害怕。

他抓起約翰偉壯的身軀上的手，將他平縛在馬背上回堡，他慢慢走着，神智昏亂如醉，像被可怕的幻想和怪異的東西追襲似的。

準確的山路，已被黑暗掩盡，忽見一個黑影瞥然過去，原來這就是那隻野獸，這樣子使獵者打了一個寒噤，

從他腰脅之下，覺得有冰冷像水點的東西滴下，這可怕的遊蕩者忽然回來，直使他嚇得發昏。他好像教士拒絕魔鬼的誘惑似的，畫了一個大十字架的記號，但是當他一眼看到橫在他面前的殭挺的死屍，立刻間勃勃的怒氣，將恐怖勝過，這怒真是平常所沒有的。

他踢刺他的馬急急跟隨那狼。

經過一些山林，山腹，和一些大樹叢，穿過許多他素來不熟悉的森林，眼睛注定那在黑夜中間於地上飛竄的白色點迹。

他的馬像被刺戟而引起一種莫名其妙的力氣和興奮，伸直了頸子拼命的奔馳，從許多樹幹和巖石邊直擦而過。死人的頭和腳橫垂於馬鞍之下，被大樹幹碰開的額顱，一路冒出血漿，腳上刺馬輪也擦破許多樹皮，有時樹上的藤蔓也常常掛牽他的馬。

野獸和獵者都出了樹林在一個山谷中追逐着，一輪明月，自山巒間湧出了，谷中積石巉巖，谷口被大巖石

鎮住，沒人可以走得出去，這隻狼回頭而向後退。

而阿二比阿大還比較的壯偉，他有極宏亮的嗓音，有時敘述一個他所愛的故事時，林中的葉子都爲他呼嘯之聲而顫動。

當他們跨在馬上，出去打獵時，兩位巨靈據在高大的馬上，很能顯出一種奇偉的景象，但是在一千九百六十四年的冬天，寒威峭料，狼羣更凶惡。他們夜間繞着人家的房屋遊巡。甚至襲擊歸家路遲的莊夫，大陽西墜的時候嗥嘯起，一直到太陽東升。蹂躪了許多家畜的柵欄。不久，就有一種謠言散布了，說有一隻龐大的狼，帶着微白的灰色毛。他已經喫了兩個小孩子。嚙掉一個婦人的臂膀，撲殺一切村鄉上看家的狗，一點也不畏怯的闖進牧場在板扉上徧嗅家畜的氣味。

所有村間住家的人，確已聽他那般能使火焰顫抖的喘息聲了，不多的時候，一種恐怖，已傳布於全境，黃昏之際，沒有一個人敢獨自出門，只見黑魘魘的影子便構

成狼的幻象。

阿衛爾兄弟決定意志去驅除這狼，他們聚集了全村的壯丁，舉行狩獵。

但是結果依然落空，他們擾動了許多山林，永遠也遇不着那隻狼，雖然也殺掉幾隻狼，却不是那一隻，每天晚上，這隻狼像報仇似的，在很遠的地方，找着前來襲擊人家的牛羊。

有一天晚上他搶進阿衛爾堡裏的豬圈，喫掉兩隻很體面的少豬。

兩兄弟非常憤怒，他們察出這猶惡的怪物，幹這一次的直接損害，儼然有挑戰的意思，他們聚攏了所有憤獵的狗，出去追趕，心裏充滿了狂怒。

黃昏中鮮紅的太陽在禿樹間徐徐墜下的時候，他們衝入森林，竟無所覩，後來他們既憤怒又疲倦，在一條布滿了荆棘的小路上勒迴他們的馬，自己覺得手段窮不過這隻狼了，立刻就感覺得一種神秘的恐怖。

阿大就說：

「——這隻畜生不比平常，有人說他能假像人一樣思慮呢。」

阿弟回答說：

「——我想或者要這樣幹一下才好。就是囑咐我們那當主教的表弟，派幾個教士禱告禱告。」

以後他們都默然無言了。

約翰說：

「——看哪，太陽如此之紅，大狼在這晚上又要肆虐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跨下的馬，忽然驚人立。佛朗司的馬也跳躍起來。一株帶滿了枯葉的樹在他們面前披開，隨後看見一隻完全灰色，龐大的野獸竄出。剎那間又向林中逃去。

佛朗司快樂得喊了一聲，山鳴谷應，有如雷響，他握定一把大獵刀，跳下馬來。

這狼將背彎起，全身的汗毛都豎起來，等候着，兩眼

閃光輝如雨顆明星。但是在開戰之前，這強健的獵人，拖下他的死哥哥，將他坐在巖石上，用石撐起他那血迹模糊的頭顱，他又大聲像對聾子說話似的，在死人耳邊喊着說：「看呀，約翰看呀，這個東西。」

以後，他撲向那怪獸。他手中如有石頭像也捏得碎，氣概直吞一山，那狼想伺隙嚙他的腹部，但早被他將頸子握住，並不用什麼軍器，他慢慢的握住他，聽他喉中的呼吸。和心跳的聲音。他笑了，樂的發昏了，他更用可驚的大力握緊他，在迷惘的喜悅中喊道：「約翰看呀！所有的抵抗力都已停止，這狼的身體軟癱做一團早已死去了。」

佛朗司用全臂的力量，舉起這狼擲向他哥腳下，很悲切的叫道：「看啊，看啊，看啊，我的小約翰。這就是的。」

後來他將兩個死屍疊着放在馬背上取路而回。他回到堡裏且笑且哭，像撒功透在別打各留誕生



的時候一樣。他凱旋似的手舞腳踏發快樂的喊聲。因為他打死這隻狼了。他又扯着鬚鬚哭述他哥哥遇害的情形，悲傷無極。

他常常講到那天的事的時候，他就合着眼淚說：「如果我那可憐的約翰，見了我握死那個東西，我可以決定他死也瞑目。」

我祖宗的寡妻，常常將打獵的危險，勸誡他的子姪，這訓詞父子相傳，一直傳到我。

阿衛爾侯爵說完了，有人就問他說：

「——這段故事，或者是子虛烏有之類罷？」

這說話的就回答說：

「——我可以對你發誓。這段故事自始至終，一字

不假。」

有一婦人用輕而小的聲音說：

「——然而有了這樣的嗜好，也算顯榮的了。」

#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三 數若干亦請書明。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四 及地點，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五 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六 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

七 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八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九 稿時，函商。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十 所有之稿，若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一 願他人增刪，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十二 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十 願他人增刪，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 兩個探病者

公策

今年的命運十分不好。所有的事又令我過勞。因此我竟因憂慮、奔走、起居不適、冷暖和飢飽失調的緣故。生起病來了。

我病的很凶。全身的體力腦力。好像都已耗盡。永久無法回原的一般。醫生有時搖着頭。我睜眼見了。也覺這不是他缺乏能力。實在是我已沒希望。

我住在醫院裏。有一天有兩個人來探病。他們來的時候差不多。我現在將他們的形狀言語分別出來。

先來的是我一個姑母。四十餘歲的人。已是滿面皺紋。他是個第一等的悲觀主義者。一生覺得到處都是愁雲慘霧。無論如何過日子。在他終是不快活。他到喪事人家去。頗爲自然。除此以外。他到人家見着笑容聽着笑聲。便覺怕煩。逢着人家有喜慶宴會跳舞的時候。他更頭痛的。不必說了。三月裏游春。他從來不去的。十二月裏送喪。越是天將陰雨。他越是高興。

他一進來便嘆口氣道。「唉！姪兒。你這勞碌苦命的姪兒。」於是低着頭。躡着足。繞室走了一回。又低着聲音開口說道。「你的父親也是得了這種病死的。我想着他可痛可憐。現在隣居他們多說你也是不起之症了。怎不令我更覺可痛可憐。你從小就是個孤兒。現在你的兒子也就要成孤兒了。他跟着個孀居無靠的母親。他們的日子尙還不曉得怎樣過。這孩子能否長成如你。且還不知究竟呢。」他於是一手執着我的手。一手把面孔伏緊了。咽咽嗚嗚。帶哭帶說了個把時辰。我的方面說完了。又說東鄰西舍。某人業已死了。某人業已葬了。某人病重不久也要死了。說時莫不帶着我是他們之中一份子的意思。眼淚也直滴到我手上。我耳中聽了他那些言語。手上受着他那些眼淚。不由得心中一陣陣的酸痛起來。眼前覺似鬼影漸多。光景愈趨愈暗。真個像是已死一般。他的聲音覺似很遠。以下言語。也便聽不清楚。但覺過了好一回。他要去了。臨走所說的兩句話乃是。「你後事預備了麼？這囑怎樣了？」

我心中雖然自有見地。已有預備。足可死而無憂。但究竟是病體奄奄的精神。怎禁的他這般的刺激。所以他老人家一來。頓使我九死一生的病症。登時加重了百分之九分。若非另有一個人來探病。所餘的一線生機。尚不知能否保留呢。

第二個來者。是我近鄰一個老農。年紀六十多歲。鬚髮如銀。但他的兩頰。仍若嬰兒一般。赤如蘋果。加着彌勒佛一般的笑容。他一進室來。我已覺似來了一道陽光。室中又為溫和快樂之氣所佈滿了。繼着聽他開口道：「喂！芳鄰先生。候君早安。今天看你神氣。竟比昨天好了萬倍。若照這樣好起來。不久便可照常辦事了。我今天到過你家裏。娘兒們多很好。某人昨天結了婚了。某人前天生下一個兒子。他們多相信你就要好的。故叫老漢代邀。彌月的時候。均要請你光降呢。」

他這寥寥數語。竟然有說有笑。把我的靈魂。剛纔被姑母驅逐去的。竟從鬼門關口。歡迎了回來。所受的悽慘影響也抵消了。我的病也就從此一帆風順。一天一天的好起來。

我回想病去得快的緣由。十分的感激那近鄰的老人。但我此番所以終能不死的原因。究竟還是仗着有備無患。心中一點極大安慰之念。要不然。果真死後孀妻孤子不得存活。在這老人未來之前。我催命符的姑母。早已奏了全功的了。

有備無患 來保壽險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  
分公司百餘處分設各省

詳細章程 函索即寄

電話中央一零七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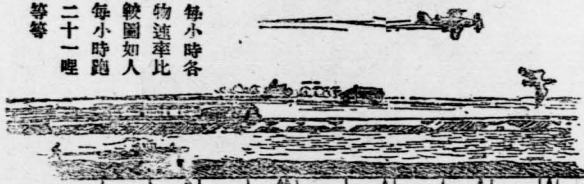
# 世界最大速度的東西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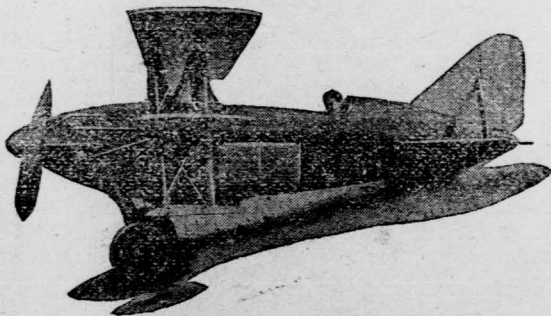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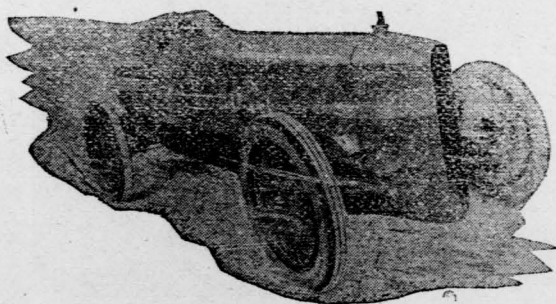
美國現在能造了兩種最大速度的東西：第一，是Littell氏的飛機。他的阻風面積，只有六呎半



每小時各  
物速率比  
較圖如人  
每小時跑  
二十一哩  
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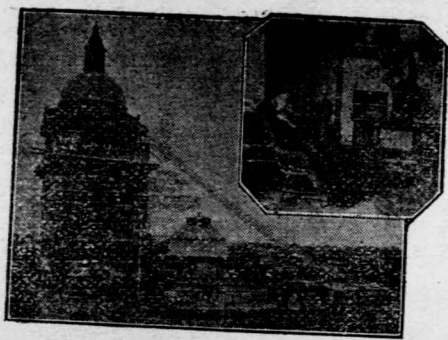
二十一哩 (每小時) 八十哩 一百十五 一百十五〇八 一百五十九 二百〇一 二百二十七



方呎，每小時可飛二百零一哩。第二，是Hansdahl氏的汽車，每分鐘跑三哩。照他這樣的速度，若是把洋子江當做馬路，從上海跑到漢口，只消三四個鐘頭。真快極了。上面的表，是各種速度的比較表。

# 美國無線電受音器的進步

美國的無線電受音器，現在有很滿意的結果。有的造得很小，很簡便，並且無論什麼聲音，都非常清楚。若是有什



麼地方，有大音樂會，若是安了無線電受音器，就可以無須到會場，只在家裏，就可以聽得着。監牢裏的人，每禮拜，都用無線電受音器，聽大禮拜堂的牧師宣教。我們中國，不知什麼時候，纔可以有這件東西的蹤跡呢。



## 上下

胡寄塵

(一)

某局子裏新來的一位科員。在局子裏二層樓上辦公室裏。辦好了一件公文。送給科長去瞧。

科長瞧過了。簽了字。說道。叫聽差的送給局長去便是了。

科員道。送下去麼。

科長厲聲說道。送上去。

科員道。局長的辦公室不是在樓下麼。

科長冷笑道。你把公文擱在這裏再

說。這件事不要你管了。科員莫名其妙。只得退歸原位。不敢做聲。

(二)

第二天科長向科員道。那件公文。局長掣下來了麼。

科員道。掣上來了。

科長很不快活的說道。你既然不會當差。何必要謀這個差使呢。

(三)

科員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低頭想想。自己的話並沒說錯。局長辦公室在

樓下。應該說送下去。我們辦公室在樓上。應該說掣上來。爲甚麼科長這般不快活呢。他真是瘋子。連上下也分不清了。

到了晚間散了班。又將這話問問同事。同事中輕薄的人都對他笑。只有一位老成人。告訴他道。老兄。你初到這裏。不懂官場的規矩。原來從低級職員送給高級職員。無論他住在樓上樓下。都說送上去。從高級職員發給低級職員。無論他住在樓上樓下。

小 說 世 界 上 下

都說發下來。老兄初來。沒有說慣。自然有錯。多過幾天。便不會說錯了。科員聽了這話。才澈底明白了。恐怕以後順口說錯了。便將上下兩個字牢記在心裏。常常自己念道。上便是下。下便是上。如此念了一天。

(四)

到了第四天。他接到一封公文。知道這科員一缺。已被撤消了。撤消的原

因。也不明白。但勢已至此。無法挽救。只得捲著鋪蓋走出去。

過了幾天。從同事那邊打聽得撤差的原因。說是科長對於他的考語。是「無辦事之才。連上下也分不清。」

(五)

科員受此激刺之後。便患了神經病。閒居在家裏。也恐怕將上下弄錯了。說到上下二字。格外鄭重。有時坐在

樓上。說道。我要走上去。他老婆道。我家房子又沒有三層樓。難道要爬上屋頂麼。有時立在天井裏。說道。我要走下去。他老婆道。下面往那裏走呢。難道要走入土裏去麼。科員很不滿意他老婆的話。說道。你這婦人無治家之才。連上下也分不清。(完)

## 風俗誌異

### 古代巴比倫之婚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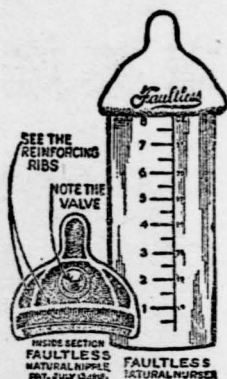
培

古代巴比倫有一婚俗。即每年各鎮定期聚集及笄女子於一處。未婚之男圍而觀之。其配親。照例分別妍媸貴賤。以次拍賣。其法。先以美女一人立於空場叫賣。擇出價最多者配之。上中等女子皆照此例。至醜陋殘疾之下等女子。則不但不取價。且有陪贈。其法亦以醜女立於空場。高聲對衆曰。誰願得財物以娶此女乎。有應聲索酬者。擇其最少者配之。醜女之陪嫁。即取給於美女之價值中。父母不得私配。此鎮之女子。亦可到他鎮賣之。

嬰孩食料最尚潔純偶一不  
 慎則染疾病故哺乳器宜處  
 處考究以求其適宜美國福  
 來脫司廠所製天然哺乳器  
 最合衛生因其易於洗滌也  
 且乳頭堅固久用不壞誠哺  
 乳之利器也其餘如家用擦  
 皮熱水瓶等亦甚堅固美觀

上海科發藥房謹啓

中國總經理



天然乳頭 天然乳頭  
 內面部 天然乳頭

# Vapo-Cresolene

格來沙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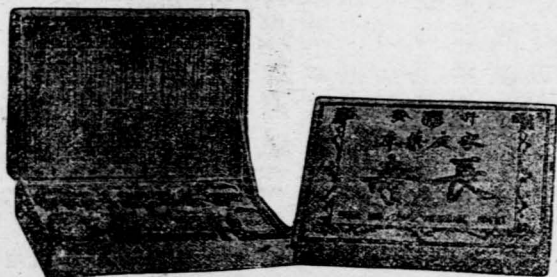
專治小兒傷風咳嗽痰厥驚風  
 有起死回生之功如於空氣中  
 散其潤和而有治療功效之蒸  
 氣則病兒不拘睡眠與蘇醒一  
 吸其氣立見功效其咳喘與噎  
 氣每見逐漸減少至於全治並  
 可治療肺炎喉痧等症其優點  
 即雖嘔吐惡心兼作時格來沙  
 林亦能奏效誠小孩最寶貴之  
 藥品也

中國總經理處

上海科發藥房謹啓



# 科發長壽家庭藥庫



康健是真幸福假如身體不健康雖有萬貫家財仍是無福消受本藥房深望全中國人家健康人人長壽故特製精巧長壽家庭藥庫專供家庭衛生防疾之用內有上品良藥十四種此外並有藥水棉花紗布橡皮膏滴管等件凡家庭中普通習見小病無論內病外症無不可自醫另附對証用藥表為查藥之用又附贈家庭用藥指南小書詳示家居衛生及使用各藥方法共裝一嵌花精匣售洋三元印有詳細仿單函索即寄

上海科發大藥房啓

# 沁香閣筆記

李涵秋

## 張文襄軼事

張文襄居官清儉。官囊素無所蓄積。在鄂督任內。某節。核算各項開支。尙欠若干。命僕將衣箱數隻。送往司門口某典鋪。暫質數千金備用。僕奉命前往。詎某朝奉以該衣箱所質太巨。未便照給。僕曰。此係制軍物。一時暫質典中。異日卽行贖回。某堅不允。彼此因是口角。聲達於外。適武昌府梁節庵太守。經過其地。停輿詢問。僕以一切細情相告。梁命僕將原箱拾回。隨向某銀號。取五千金銀票一紙。上院面呈於公。以救公急。公感之。梁由是爲公所重。公之清貧若是。夫亦可以愧當今之各督矣。

## 記清初阿里嗎事

清初有驍將阿里嗎者。能自握其髮。足懸於地。又能舉盛京寶勝寺之石獅。重逾千斤。戰功甚鉅。入京後。所爲多不

法。順治帝欲置諸重典。恐其難制。有巴圖魯占者。其勇亞於阿。因命其擒之。占至阿邸。故與之語。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擲於庭前數十武。因數之曰。汝何等人。乃敢與吾鬥耶。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兒。安惜死爲。何須用給計也。因受縛。坐車中。赴市曹。至宣武門。阿曰。死則死耳。余滿洲人。終不使漢兒見之。誅於門內可也。因以足絀城門甕洞間。車不能行。行刑者。從其語。阿延頸受戮。其頸脈如鐵。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然後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 趙貞女

貞女小字淑箴。嘉善趙承先之女也。年十五。許字山陰劉石芙之長子武卿。二年而武卿卒。家人祕不告。女微覺之。抑鬱不食而病。病而劇。日嘔血。不就藥餌。瀕於危。呼婢掖

之起。泣拜父母曰。劉家事兒知之矣。願為劉家婦。不獲一  
事翁姑。兒無以為婦。事父母不終。兒無以為子。天高地厚。  
此罪奚逃。命也如斯。夫復何言。遂血湧而死。石芙將為女

請旌。承先曰。為劉氏死。女隱志也。女固死於病。請勿合葬。  
石芙曰。非禮也。遂附於劉氏之墓。



# 少年叢書

〔角一册每〕

- |     |      |      |     |      |      |     |     |     |     |
|-----|------|------|-----|------|------|-----|-----|-----|-----|
| 玄奘  | 蘇格拉底 | 德謨士  | 陶淵明 | 富蘭克林 | 大彼得  | 畢斯麥 | 文天祥 | 諸葛亮 | 信陵君 |
| 拿破崙 | 蘇軾   | 克林威爾 | 朱子  | 格蘭斯頓 | 加里波的 | 納爾遜 | 王陽明 | 郭子儀 | 張良  |
|     | 達爾文  | 馬援   | 林肯  | 蘇秦   | 司馬光  | 華盛頓 | 哥倫布 | 岳飛  | 班超  |

## 商務印書館 發行





# 無家村

卓 呆

多福老人不知從那裏來的。他到這村中來的日子。大家已經不記得。因為他來的時候。沒有什麼特異的樣子。可以叫人注意。到後來人家剛剛覺得村中有這麼一個多福老人時。他已經來了好久。無人想得起他來的時候的光景了。實在多福老人初到這村中時。無聲無臭。一點沒有動靜。所以村人不留心這初來之人。到老人把村中情形一熟悉。他方始漸漸的有所舉動。第一能夠叫村人驚異的。是他有很多的金錢。可以辦極大的事業。

後來據老人自己說。他未住到這村中來的以前。也時常來遊玩的。五年之間。一共來過數十次。看定了這一村。纔住到這村中來的。有人要問老人的來歷。老人總不肯回答。再三問他。他就說。你何必問我。我與你們。有什麼兩樣。你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大家俱是一般。你要問我的歷史。難道我的已往。不是你的今日麼。恐怕你的將來。也說

不定不是我的今日。大家都是一樣的人。你要曉得我的事。你看看自己好了。何必問我。你要曉得自己的事。也只需看看我。即能把疑團解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本來世上只有一個「人」。不應當分你我的。自己是一個主位。其餘的人。全是我的化身。全是我鏡中之影罷了。所以你看世上那種利益的近視眼。只曉得爭權奪利。損人益己。到後來害人就是害己。在金錢方面有野心的人。往往就在金錢上大失敗。在權力方面有野心的人。往往就在權上大失敗。他們不知人即是我。只是與人爭奪。自然人家失去的。就是自己失去的了。老人這一番議論。聽的人。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有的明白了一半。於是老人的來歷。大家仍舊不知道。連他的姓名也無人曉得。老人自稱多福。人家便稱他為多福老人。不過後來從幾位有閱歷的人。看了老人的舉動和他的計畫主張。都說老人一定是

什麼地方一個富家翁。因為受了家庭間的痛苦。享不到家庭幸福。纔避到這裏無人覺得的鄉村中來。自求多福的。

老人第一步與村人接近。是叫他們改良耕種。說他們的。老方法太不妥當。老人就先辦一個耕務局。把村中所有的田。一起由局中收買了去。作為村中人的公產。村中五百幾十家人家。個個是主人翁。由局中分派各人去耕種。各人勞動的力量。非常平均。全是一樣。每天除局中發給工資外。日後獲利多少。一齊分給他們。並且局中辦事人員。也是村中人大家輪流的。老人再去買了許多農家用的機器來。教他們試用。一用機器。自然勞力少而成績多。人倒反閒起來。於是局中再把附近隣村的地。買下來耕種。村中自然更富了。大家利益一多。更來得高興勞動。信仰多福老人的心。也更深了。

老人又說。你們只知耕種。把農產品賣到村外去。還不上算。最好將農產品加起工來。成一種工業品。那不是更可

以獲利麼。好得各人家裏的婦女閒着。儘可以做工。於是老人又設一個工務局。局中辦起紡紗廠織布廠打米廠麵粉廠來。不到一年。村中已經有八九個高煙囪。天天在那裏吐出濃煙來咧。第二年。又添上一所養蠶廠與絲廠出來。桑園是本來耕務局中早已預備好了。從此村中不把農產品直接運出去。都是加工品拿出去賣給人了。村中一天富一天。老人也差不多成了村中之王。誰肯不聽他的話呢。

老人到這時候。就設兩所學校在村的東西兩處。白天叫村中孩子。盡行進去入學。晚上把東校叫耕種的男人去聽講。西校叫做工的女人去聽講。講的無非是常識。老人恐怕他們無興味。所以都把智識藏在笑話裏頭。或者編在戲劇裏頭。教授的先生。且演且講。他們自然非但容易懂。並且可以恢復白天的疲勞。

這麼一家家男勤女儉的做着。富是很富了。而且他們對於勞動。都生了趣味出來。自然不論男女。人人熱心職務。

咧。不過家庭一面的事情。實在無人去管。不是弄得太糟了麼。老人便在耕務局工務局那裏。添造起兩所大寄宿舍來。又造一所休養園。多福老人在動工後。就把他的計畫主張。先宣傳出來。他說。照我看來。家庭這件東西。世上萬萬有不得。你們現在覺得有些多厭他了麼。我也早已計及。現在打算廢除家庭。男人夜裏入耕務局寄宿舍去睡。女人夜裏到工務局寄宿舍去睡。小孩子宿在學校中。未到學齡的孩子。由休養園撫養他們。年老的人也入休養園。做得動的。幫着領領小孩子。病人也到休養園去養病。裏頭本來有醫生的。婦女生產及產前產後不能勞動。也入休養園中調理。這麼一來。庭家是無用長物。村中只要有公共機關。便無家庭之必要。從前各人住的房屋。都可以拆去。拆了房屋。不是又能多出許多空地來生利麼。家中器物。盡行入公。大家可以用得。一人私有。也沒有什麼意思。到星期日。全體休息。合家可以歡聚一天。不過到下午五點鐘為止。必須各自散開。或歸休養園。或返寄宿

舍。就是夫妻。也不能在一起過夜。平日男女不可互相往來。每年只有一夜。是男人可以入女寄宿舍。女人可以入男寄宿舍。夫妻可以自由同宿。各人的吃穿。另有一個衣食局管理。自己不必當心。由局中供給的。那耕務局工務局。必將村人自己的所需。交與衣食局保存。然後將餘多的賣與村外。多福老人爲什麼要廢去家庭。却不是爲着家庭可以做勞動的阻力。他另外有一個極大的意思。他也拿來向村人講過的。

老人說。人生世上。第一要想得到幸福。男女在未結婚以前。似乎望到前途。好像有無窮的幸福。到一結婚後。這所謂幸福。就一天淡薄一天了。希望着的末一日和實行着的。第一日。纔是幸福的最高點。譬如上橋。剛剛到了橋頂最高處。就要下橋了。所以在結婚。實是幸福的一大關鍵。換一句說。就是男女未成家以前。還有些幸福。即使沒有。還有幸福的希望咧。既成家。那人生的幸福。就被這家庭所阻礙。所蹂躪。所消滅盡了。人類既用着這家庭。自

然不能不把家庭做本位。家庭一做本位，便把人生幸福一齊送掉。所以我竭力要廢去家庭。有人說：不對。男女結了婚纔成家庭。那麼家庭是把夫妻做本位的。有夫妻纔有家庭。有家庭便有夫妻。夫妻卽家庭。家庭卽夫妻。夫妻用愛情來結爲婚姻。就是用愛情來組織成家庭。家庭既用愛情來組織成的。那裏會有愛情沒有幸福。愛情就是家庭的幸福啊……這一層意思。太近理論。不是實際。像未成婚的年輕人說的。從我們飽嘗家庭趣味的人看來。恐怕與實際不符。你看。許多活潑有爲的青年男女。一結婚。一成家庭。便志氣消沈。男的在外面爲着生活奔走。女的在家裏爲着兒女忙碌。將一生的志望也丟在腦後。那裏還顧得到什麼家庭幸福。夫婦愛情呢。我也並不是說人生不應當有幸福。夫婦不應當有愛情。我也並不是反對結婚。我的主張。是反對家庭。反對阻礙男女結婚後愛情與幸福的家庭。我爲維持夫婦愛情和幸福計。不能不廢止家庭。家庭這件東西。從某方面看來。或者男女都

有了家累。不能自由活動。却要犧牲不少幸福。不過有了這家庭。夫婦可以相處一室。愛情到底不會反而淡薄的啊。何必廢去家庭。連夫婦的愛情也犧牲掉呢。其實不然。我的廢止家庭。就是要維持夫婦的愛情和幸福。我廢了家庭之後。并且夫婦之間。祇能每星期日。白天會聚一天。每一年同過一夜。這纔是理想的增加愛情與幸福之方法。爲什麼呢。你看新婚的人。夫婦何等要好。又濃又甜。以後便過一天淡一天。甚至有時常吵吵鬧鬧。夫婦在反目中度過一世的愛情與日子。竟成一個反比例。那麼起初何其愛。以後何其不愛。實在沒有什麼愛不愛。全是他不會用那愛情。愛情的使用。未得其法。愛情與金錢一般。要節省些。不可太浪費。物以罕爲貴。新婚時纔與異性接近。自然雙方都是好奇心大發。宛如小孩子。新得一種玩具。便愛不釋手。日子一多。覺得司空見慣。不過如此。異性的祕密。已成拆穿西洋鏡。刺激不動他的好奇心了。自然一天不如一天。要補救他。也有法子。譬如在已生情

力的夫婦間。這二人中有一人出去旅行這麼一二個月。雙方就能把他們已低下去的愛情熱度。重行升高。便互相愛慕憶念起來。到一回來。夫婦間必定恢復些情力。戀愛之情。又興奮起來。不過這是人工的嗎啡注射。不會很長久。無法支持的。過幾天。恐怕又要低落。非再用其他方法。斷難復舊。我廢止家庭後。採用的方法。就是應用這旅行的原理。叫他們不是天天在一起。只有一星期見面一次。自然在不可多得的一天內。在盼望了六天憶念了六天纔有的一天內。一定雙方都不肯疏忽。不肯辜負。要好兒細味這一日內的愛情滋味了。這比了天天在一起的夫妻。自然愛情要濃厚出好幾倍來。一年只許同宿一次。意思也是差不多的。并且還可以節慾健身。限制生育。利益很多。我聽得人家說。男女性質大異。把一男一女配爲夫婦。同處一室。可以調和性情。乃一種天造地設的配合。所以教育家尙且從國民小學一年級起。就要男女同學。一級中把男女生混亂在內。可以調和他們性情。使

他們剛柔互相融和。這種主張。我極端反對。人類一男一女配爲夫婦。已經有幾千年的成績了。怎麼男人還是男人的脾氣。女子仍舊女子的性質。剛柔也沒融和過啊。既不見有男化的女子。又不見有女化的男子。也不見男女適相調和平均。變成一種不雌不雄的混合人種。那裏會調和什麼兩性。夫婦兩個。絕對的不能天天在一起。鳥獸還可以一對一對同棲。萬物之靈的人類。爲幸福計。爲愛情計。若終日相處一室。是非常危險的。我把家庭廢去後。除規定的時間以外。別說是夫婦。男與女絕對不許見面。所以夜裏的學校。憑你智識階級要鬧什麼男女同學。我還是男女分校。并且上學散學。時刻不同。路上排隊而行。也不會遇見的。總之越不容易見面。見面時愛情越濃。所以家庭一物。無論如何是愛情上的大仇敵了。我此番改革。就是這一點意思。

不到一年。新屋落成。多福老人的大計畫實行了。男女分離開來。各入寄宿舍。以前的舊屋。一起拆去。老幼病人殘



疾俱入休養園。村人們近來本來只有熱心職務一事放在心上。見着家庭。早有些厭倦了。所以此刻非但不嫌寂寞。反覺異常自由。做事更專心了。一到星期日。夫婦相會是不必說。也有父母探子女的。也有子女探父母的。平日村中的一片機器聲。今天變成數千人的歡笑聲了。多福老人在各處跋躑。見了何等高興啊。於是老人在一年中。定一天叫他們夫婦同宿的日子。就是陰歷的七月初七。學着天上牛女二星。地上夫妻也一同聚這麼一聚。多福老人常說。牛郎織女。纔是理想的夫妻。合我主張的夫妻。幸福多愛情濃的夫妻。老人又在休養園的中央。造着牛郎織女的銅像。再把那舊式家庭的夫婦所崇拜之愛神。鑄在牛女的下面。把牛脚踏在他頭上。表示無家庭式的夫妻。愛情戰勝了有家庭式的夫妻了。

未成婚的青年男女。在星期日。儘可以互相聯絡感情。自己配擇。俟老人認為正當。方可訂婚。要結婚時。別的日子不行。也必須在七月初七。這一天好幾對結婚的新夫婦。

由多福老人證婚。在牛郎織女銅像下行結婚禮。

從此村人精神上個個在歡樂中度日。勞動率也增進。一樣也不必村外人幫助。每月反有許多出產品輸出村外。不過每年一到陰歷的五月中旬。有一件困難的事。那些孕婦。大概都在這幾天要一齊生產。因為得胎的日期是一律的。工廠一面缺人。倒是小事。那產科醫一時實在不夠。必須臨時到村外去多請幾個來幫忙咧。別的事情別的時候。本村人竟都可以對付得下去。

這麼一來。多福老人好像大目的已經達到。他只是對着他那些成績微笑。再把他逐漸改善。不過大舉動是無需了。附近的隣村。看見他們如此興旺。也時常來參觀。星期日村外人也一同來遊玩。也有人羨慕他們幸福。願投到這村中來做農做工。服從這裏的規則。將家庭消滅的。所以人口也漸漸的多。面積也漸漸的廣了。

某年七月裏的第一個星期日。有一外來的老婦。寄居在村梢的廟中。伊寫一封信給老人。這老婦雖無人覺得。其

實是近來的星期日。總到村中來觀察一切。并且與村中人談話。只是問長問短的。老人接到了此信。把信讀完。臉上驚駭歡喜懊悔希望等種種表情。一齊現將出來。他即忙趕到村梢的廟中去探訪那老婦咧。

※ ※ ※ ※ ※

不到三四天。便是七月七日。乃村中規定的公共結婚期。幾對新人行了結婚式後。最後便是多福老人與那老婦

### 俗風 塔歌美人的祭祀

塔歌美是黑人國。其俗奉祀斐的希（即各種靈異物名）為神。而拜蛇的風俗更盛。

凡人都不准殺蛇。殺蛇的抵命。奉祀蛇神。男子稱蛇祭司。女子稱蛇妻。還有拜大樹為神的。病時就去獻禱。海也當做神。海岸有專管祭祀的廟祝。祈禱海不興波。又有拜雷神的。說雷是最有權力的斐的希。各種斐的希都立廟祝。廟祝也各有勢力。煽惑人心。女人都願嫁他。

其俗祭祖名為澆祖坟。但不用水而用血。歲祀用數人。一鱷魚和一貓。一鷹。做祭品。人箝了口。縛了四肢。放在籃內。廟祝高舉在頭上。魚。貓。鷹。只用手高舉。不用籃。

王遣一官宣告衆人道。全地人民。靜聽獅諭。（獅即王之勇號）人能殺身祭他祖父。他祖父就有福了。你們試看這幾人和這魚這貓這鷹。將往陰府告衆亡人和亡魚。亡貓。亡鷹。說我們王上為祖父設大祭了。你們應該恭敬敬聽獅王的旨。

官旨畢。就把人物縛在籬上殺了。用來求先王的福。如果王死。也要舉行犬祭。強逼妃妾從葬。并且多殺婢女至於幾千人。說他可以備陰府中的使役。

行結婚禮。全村的人。歡聲震天。不問男女老幼。都擠到休養園來觀禮。老人在行禮的地方。中間懸掛一塊匾。寫着「金婚式」三字。四處俱用黃金色的東西裝飾着。村人再公議明日休息一天。以表祝賀多福老人婚禮的敬意。老人把這老婦的已往和自己與伊的關係。一句也不向村人提及。所以除了他們自己二人外。竟無人知道其中詳細。聰明的讀者。或者早明白了。



簡易  
魔術

## 橘子變蘋果

影

術者用一個盤子盛着一個蘋果和一個橘子給大眾看一看然後用刀將蘋果切成數片分給大家吃了就問道諸君剛才吃可是蘋果大家必說是的術者道諸君錯了剛才所吃的確是橘子說着就從帽子中將蘋果取出給大家看

這套戲法未變之先就選好兩個一樣的蘋果和一個比蘋果稍為大點的橘子把橘子的皮用刀細心照圖樣劃開(見圖甲)細細剝下包在蘋果上新剝下的橘皮上面有汁水可以貼在蘋果上不顯割劃的痕迹(見圖乙)實在貼不住也可用絲線縛着分蘋果給他們吃的時候就拿起橘子來放在帽中用很敏捷的手段將橘皮剝去藏在帽子皮襯內(見圖丙)於是拿出蘋果給大家看

# 唐拾義咳丸

為肺癆咳嗽之疾救星

此丸出世三十年前向各國政府註冊通銷承中國  
 黎大總統贈額表揚又經各國醫院試驗均認為實  
 驗良藥以故風行全球名聞中外凡患各種咳嗽若  
 久不能除根者不可不注意焉 定價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父子大藥房發行



# 明哲之士

## 必保其身

世上之人可分三等其一不知愛惜身體者其二雖自知有病而不急治之者其三稍覺不適即事預防此乃明哲之士既保其身又保其子女之健康

明哲之士自服 **司各脫**

**乳白鱈魚肝油** 並

使子女服之則強健無病父

子皆樂年老可無愁惱

故明哲之士終身快樂其子女亦為人所欣慕



謹防劣商  
以假貨見  
欺請注意  
司各脫油  
包上有  
**漁夫**  
**負魚**  
之商標

售 出 房 藥 大 地 各 (三)



## 墟集

沈禹鐘

暑退。秋陽尚蓄餘烈。皜皜曝大地上。行人猶御夏時之衣。初未改服。觸熱過白日下。汗注其額。胸次則受熱而作微喘。咻咻然似自按其舉步之次數。盛市向盡處。臨街有小街。界於人家居宅之兩壁間。上無掩蓋。有之惟雲羅爲之。下覆而已。街徑橫不修整之長方石無數。用爲鋪地。徑古矣。徑石經行人步履者既久。遂盡失其石面麻起之紋理。如受磨琢。凡行人之經其地者。徑石必能默識各人之足迹而熟諳之矣。且此街所過之行人。自幼至長。以及於老死者。已不知凡幾。而此徑石則頑然歷久而不變。爲貌且日就於妍少。一不憐及世人之代謝。則此街不啻爲「生命之路」。使行人漸趨而漸卽於最後之一步也。街垂盡。

有一茶寮。面街而門。更進則有一小學校。旁舍依街爲戶。前臨瓦礫之境。則大門在焉。學校中生徒書聲起時。恆欲奪門而出。與茶寮爐火沸水聲。及茶侶高談聲。遙相應合。似因行人入此街時。足音之外。無復聲息。故至垂盡之際。特設此以慰其岑寂者。出街後。卽豁然見瓦礫之場。場上有陋屋可六七戶。位於學校之右。排列作東向。如爲學校之翼衛。爲狀成欹斜不整。行就圯矣。而白板之扉。以風雨侵蝕既久。已成朽木。其色大類貧血之人。慘淡欲死。窮巷蕭條之狀。乃非吾筆可繪。其間苟無一學校據之者。爲狀益且不堪寓目矣。場中瓦礫既夥。故草色亦不能遍及。遠望之。絕似老人斑白之髮。場之中部。則老樹成行。敷陰甚

廣。枝葉相交。如擁翠蓋。人行其下。疑有滿翠墮及鬢際。颯然動涼意焉。樹林之西偏。覆陰所及。有池已涸。環池草色較密。稍具綿麗之景。顧無此數樹成陰者。則荒池野草。亦徒見其蕭曠而已。吾前所云陋屋者。卽在此樹林之附近也。若在東偏。則場外遙峙一半圯之廈屋。屋之後隅。已夷而爲草曠。有數樹皆已成陰。望之似籠烟霧。外此則惟於學校之前。有一小如鷄埒之土室。孤踣於瓦礫之中。與廈屋相距約在百步以外。屋旁營尺地爲圃。圍以碎磚砌成之環堵。中植蜀葵及玉蜀黍之類。時蜀葵初花。照日生媚。而玉蜀黍修葉四披。尤曼妙有致。涼颺略振。輒飄拂作舞態。以是秋色咸似萃於此矣。吾以上所述場中景物。吾筆殆已等諸照相之鏡。已盡攝而弗遺其纖屑。今且迴筆敘彼衙之入口處。時有形似工人者。斷續入衙。步履匆遽。而神態之間。咸似心懷祕隱。故不期而異乎常度。此輩目的地。卽爲瓦礫場上之樹陰下。侶徒既集。遂開始從事其日常之工作。此所謂工作者。初非恆人事生之所爲。不過

以彼等行之無間。有類日常之工作。故引以爲喻耳。此輩先集於樹陰下者可三四人。就一大石邊。藉草而坐。卽以石代其治事之公案。一人手中握小幅之硬紙一方。及小錢三枚。備爲新式之牧猪奴戲。已而賭侶續續而至。而場上陋屋中之居人。亦蜂湧而出。男女老幼咸備。初不嚴別其界限。彼等至時。均挨身作蹠踞狀。似有一定之程式。絕不稍紊。時人集而語亦縱。聲至紛呶不可辨。大率則爲追語昨日之局。或曰我負若干。或曰我雖稍勝。然亦不償連日之所負者。在此語聲喧雜中。石上博局開矣。其法以小錢之正反。別其彩目。覆硬紙於小錢之上。勿令衆目所見。迨博資既陳。始去紙以驗小錢之正反決勝負焉。每一局成。卽有叫囂之聲起於衆裏。爲聲乃可振及樹上枝葉。時秋蟬尙乘餘熱而自鳴其得意。迨一聞人聲喧作。卽斂其聲息。若自珍其歌聲。勿令雜入於俗儉之叫囂中者。此輩叫囂之聲。係各以其勝負而發。勝者自鳴其樂。負者則吊其囊金之輕輕入於人手也。賭侶之外。尙有作壁上觀者。

環集其間。或行人之過其地。亦駐足視之。人既盛集。則庸附蟻聚。大類築環塔以護彼博址者。此成圍之觀者。爲狀咸極僇鄙。殆皆爲下等失業之游民。每見一局畢。必紛紛評論局中之得失。以示其旁觀之清。人叢中。有一年事可三十左右之婦人。雖椎髻纒服。然姿首足以動此叢衆。未幾此婦忽與一男子離圍而出。各揚其兩臂作欲撲狀。於是觀博者。均回首爲觀戰矣。實則彼相撲之男女。初非仇格。特藉以調情而已。願觀者見狀。咸屬而大呼。如兩軍相接時。部衆吶喊。以助聲勢。此調情之男女。至是遂聞聲而止。初不因之而鼓其勇氣。則所戰固不同於兵戰也。此男女二人。旣罷其用武。仍各反身雜入衆中。注其目光於博局。有時且相睨作微笑。此笑狀如電氣之感應。迅乃無匹。雖掠自衆人眼簾而過。願乃無一人能覺之也。是時局中人歡笑及怨尤之聲。又騰溢而起。其勢足以破此曠野之寂寞。則一局又成而勝負決矣。已而忽有警卒持警棒至。衆遂轟然作鳥獸散。行博之人。則斂其博具不及而欲還。

願已爲警卒所執。行博之人。遂托辨曰。警爺勿爾。行博事在法當有罪。小人匪不熟知之。然法亦未嘗無所貸。小人以無業而口腹弗異於恆人。當飢火中熾時。苟無食以進之者。其苦且甚於待死。今茲所爲。亦聊以拯飢而已。且博資出入非鉅。而來此就局之人。皆出其自願。初非小人招之者。警爺苟能宥釋。則小人後此必不敢再觸法網。不爾者。甘受極刑而弗辭。警卒怒叱之曰。若犯是屢矣。尙曰有耶。余今者奉法唯謹。無所私徇。若果欲有所陳說者。則隨余詣警長可耳。行博之人。聞警卒言。知不可以言語回其意。則露其乞憐之狀曰。警爺何秉公若是爲。雖然。彼此初無嫌隙。言至此。則故低其語詞曰。警爺苟有所命者。小人當力遵弗敢背。小人今日博勝也。願以囊中所有者。盡爲爺爺壽可乎。言次。則疾索其囊。警卒揮警棒拒之曰。乃公豈圖賄者。毋久事喋喋。今日之事。舍爾身之外。弗再及其他一言。縱千金弗能變我意也。言已。力趣其行。行博之人哀求旣弗遂。則嗒然隨之行。行時。屢回首狼顧其博址。計



將與之作數日之別。狀至淒戀。於是此瓦礫之場上。遂寂然無復人迹。是時場上斜陽漸斂其照。冉冉卷草面而沒。如去地幔。老樹嘶風。似太息人之不善事生者。歸鳥繞樹相呼。望巢而樂。鳴蟬則以憊於羣鳥。遂斂其浩唱。四望炊烟漸起。縷縷上騰。化爲雲氣。獨場上陋屋之烟突中。乃不見有一絲之噴吐。沉寂直同墟墓。似此陋屋中之生機。已爲彼成行之老樹所吸盡者。故及晚乃不能舉火。而彼屹

然高出之校舍。粉牆四塔。雄峙於晚色之中。校門深閉。嚴扃其教化而不使施及於門外。爲狀乃極峻冷也。自是場上行博之人。遂連日絕跡不至。而警卒則日必按時而蒞。後越數日。市中有白日行劫之小盜。爲岡警所獲。旋由警署鞫讞畢。判游街映相以示衆。市人爭集視之。則盜固非他。卽前數日在瓦礫場上行博之游民。特今者鐵索隨身。不復循舊而入。而見諸市上之照相機中矣。

## 遊天目山雜作

百俞

### 西天目觀大樹

我來看大樹。其大莫與倫。葉密蔽天日。幹直插星辰。根周四十尺。當是千年身。藏之名山間。勁節自絕塵。願爲稀世材。不作委地薪。雖多徵逐輩。往來亦問津。或則封爲王。或則稱爲神。依然淡淡無所動。樂此山中秋與春。是乃招提感應物。烟雲雨露風霜冰雪相爲因。借問世間爭名爭利者。一生幾見百年人。

# 通俗教育叢書

居食衣交讀旅日	住物服際書行用	論論論術法生	論論論術法生	論論論術法生	論論論術法生	論論論術法生	論論論術法生	論論論術法生	論論論術法生
三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二分	一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飲食防毒法	常識修養法	精神與身體健全法	實務材幹養成法	意志修養法	人格修養法	人格修養法	人格修養法	人格修養法	人格修養法
一角五分	一角二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破天荒之國產 配方法補藥水

粹華製藥廠選擇吾國各省道地藥材依照科學方法提精攝華製成各種藥水為吾中國破天荒之創舉發行以來已逾一載社會莫不稱便際此冬令正吾人進補之時猶如花木之宜培植但曠昔服煎補藥頗感不便今有粹華補藥水出服用既便效力復倍且可省却煎煮之勞或喜服膏滋者并可代煎粹華配料道地製煉認真已為世人所共知是以服者日見增多衛生家曷加注意焉

總發行所在上海南京路親仁里口

# 寶塔牌



## TOWER N.Y.B.T.O.B.C.O.L.D.



寶塔牌香烟每枝烟上  
均有此項英文金字請  
諸君特別注意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皇帝的衣服

匈牙利著  
密克柴斯

沈雁冰重譯

掌故學家有時候也會弄錯的。他們把摩羅斯皇帝的故事告訴我們，但是竟忘記申明他是那一國的皇上。不過這件事和本文倒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相信這個故事的人仍然會相信的。我把這件故事一老一實的說出來罷。

有一天下午，摩羅斯皇上好容易纔從公事堆裏逃了出來，這所謂公事，就是靜聽首相用唱歌調子讀完了七十多什公文，並且在公文上畫

了花押。這個皇上閉着眼睛，乖乖的

靜聽那些推趕不開的公文，從頭聽

到底。這裏邊，有委派差使的，有判決

死罪的，還有其餘的許多類似的小

事情。皇上一面聽，一面只打了不多

幾個的呵欠。後來，那位首相到底宣

告「完了」，把他一大卷的公文挾在

脅下，而且拍着裝在衣袋裏的國璽。

「且慢，那爾支，皇上命令道，「把

你口袋裏那塊小小的鐵（指國璽）

給我，蓋一個印在這張空白的死罪

公文上，把來給我簽字。」

「陛下，一張空白的死罪公文麼？」

首相出驚似的問。

「我倒很想聽聽，你有沒有什麼

抗議？或者你想來你是合法的首相，

應該要曉得用印的是什麼罷。那爾

支！你近來更加孩子氣了。」

「呃，陛下——陛下——這從那

兒說起呀？我是賢明皇上的忠僕呢。

摩羅斯皇上很得體的拍著老那

爾支的肩膀，於是取了那張空白公文，摺起來放在他那件金大褂的內口袋裏邊了。

「哦，老頭兒，我有的是健全的守法的感覺呢。天在上，我有的，可是我不打算告訴你——因為約定了不告訴別人的——要這張死罪公文作什麼用。」

「最聖明的皇上啊！」那爾支喃喃的說。

「我正想法要贏得一個絕色女子的歡心——而她央求我這一點小事。你看，這麼一點小事，我當然不能拒絕的。」

「陛下是最講究體統的！」

「我不是笨人，那爾支苦的是那

個可憐女子沒有權力，却有一個丈夫。我把權力給她，她就能够撇開那個丈夫了。嘻——嘻——那爾支——別人面前不要提起一個字——」

「親嘴的味兒要比殺頭的味兒香甜得多，」那爾支諂媚地說。

「你這話就說對了，老頭兒！現在我要帶這一小片紙兒給她了，因為皇上的眷愛就是一顆多結果的種子。把這一句話寫在金面子的國書裏罷。昨天我說了一句關於增收地租的話，你有沒有記下？」

「自然是記下的了，陛下。」

「讓我聽聽是怎樣一種音調。」

首相翻開金皮書來，唸著最後的

一行字道：「一個好皇帝就同一個

園丁一樣，常常修剪他的樹。」

皇上沉吟半晌，說道：「記得很好，」戴上他的涼纓帽，就向御花園走去，這花園，在神聖尼羅河旁邊，除了皇上，別人是一概不許進去。

皇上在路碰著許多官吏和官僚，他們見皇上走來，都跪在地下，等他們過去。高呼「萬歲，偉大的摩羅斯皇帝萬歲。」

皇上的發光的金袍，把衆人的眼睛耀得發眩，而在他的倨傲的腳下，地亦發抖了。御園裏的夜鶯唱着戀歌，宛如先已猜得了皇上的心思。白的睡蓮低頭鞠躬。玫瑰撒布芳香的花瓣在皇上走過的小徑上，躑躅呢，低唱一個人名——不是皇上的

御名——却是那個佛奴黎娜，那個迷人的女子，首相那爾支的繼女。可是那邊王宮裏，衆人都驚異地相問，皇上是到那裏去。首相對兒子耳語道：「皇上的口袋裏帶著一個什麼人的腦袋哩。」

羅格士（首相的兒子）喫驚地摸他自己的頭。他覺得頭還是好好兒的，像平常一樣，擱在頸頸上，夾在兩個肩膀的當中。

他（羅格士）立刻走去對把守御花園大門的門軍說道：

「這是一口袋金錢。我們倆換身衣服穿，讓我進園去。」

門軍拒絕道：「我不能遵命。皇上回來知道了，要砍掉我的頭呢。」

「你是笨驢，」羅格士說，「皇上須得回來後方能砍掉你的頭，我却立刻可以殺死你，如果你不聽從我。這樣說來，你豈不是既然得了錢，又多挨了些時候。」

門軍同意了。於是那個久懷疑心的羅格士換上了門軍的號衣，暗暗的跟著皇上走。睡蓮也對羅格士低頭，玫瑰也爲羅格士撒布芳香的花瓣，躑躅也低唱佛奴黎娜這個名字。但是羅格士放開脚步踏上去，把他們都踩碎了。前面就是一道秘密門，從御花園通到尼羅河邊的門，門的鑰匙在摩羅斯皇帝手裏。尼羅河邊有皇上的作樂的行宮，夾在行宮中間，有羅格士的別墅，那還是皇上去

年新建，特賜給他的忠僕的。首相在金皮書裏記下那一句話，皇上的眷愛是一顆多結果的種子，也就是去年那個時候。

羅格士仍舊暗暗的跟在皇上後頭，現在這是件容易辦到的事了，因爲皇上忘記鎖了園門。

河裏非常沉靜，連小波的聲音都沒有。斜陽射來，把尼羅河水染成鋼鐵一般地青，很像劊子手大鋼刀的彎彎的刀鋒。

皇上已經走到羅格士別墅前了，他把一個銀叫子吹了三次。這是個暗號，別墅裏畫樓上就出現了一個妙年的女子。講到這個女子，我只要說那時候的藝術家找不出一個更

好的頭，可以留給後人的。

「佛奴黎娜，」皇上低低的呼。

羅格士躲在後面的一叢灌木裏，提著耳朵靜聽。他當然早已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因為他疑心已久。

「是，陛下呀，」佛奴黎娜回答。

「允許我到天宮裏麼？」

「爲什麼要問呢？一個皇帝只要發命令。」

「我派了你丈夫許多事，讓他在公堂上儘忙，省得來挑眼。或者他的結局也快到了。這一張就是死罪文書。」

「有首相的官印麼？」

「當然有的。」

「我的父親竟上了他們的小小

的當呢，」羅格士心裏想。

「一點鐘之後，你上來，那時就帶了來啊，」佛奴黎娜低聲說，「儘這一個鐘頭裏，我還得打發那些侍婢們去睡呢。」

戀情正濃的皇上覺得一點鐘猶如一年。那晚上又很熱。一股熱氣，從泥土裏沖上來。微風也沒有，尼羅河平靜得和鏡子一般。一匹自負不凡的蜜蜂，大著膽，竟坐了一葉玫瑰花瓣的船。放流河面，不怕翻船。那皇上看著這誘惑人的河水，有好一會兒，直到起了一個念頭。一個皇帝有了念頭還用多想麼——他立刻坐在剛和羅格士相近的一叢灌木旁邊，脫了那雙扣著金馬刺的黃靴子。

他把紫袍子，把金黃色的鑽石鈕扣的半臂都擱在一邊。他又除下那個銀叫子，接著便把身上的貴重的御衣，統統脫下來，擱在柔軟的草上。這位手握大權的皇上向四面看了看，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可不是麼，誰敢闖進神聖尼羅河邊的禁地呵！

只有那鏡面似的河水，毫不害羞，儘對著皇上看，並且把皇上的影子反照出來。摩羅斯跳進水裏，水爭寵似的親近他的灼熱的身體。皇上覺得舒服極了。滿纏著紫籐的大樹，剛好做了個芳香的華蓋，皇上踏著那些亮晶晶的小石卵，又覺得腳上痒痒的。

皇上在水裏玩够了時，約定幽會

的時刻也快到了，他從水裏走出來，急急的便奔向留存衣服的地點。可是忙中有錯，他認錯了一叢灌木，走過了頭。他跑回來。那一堆御衣竟毫無蹤跡。他只管走——牙齒不住的打戰——從這叢灌木到那叢灌木。他在河灘邊跑上又跑下，他搜索每一叢灌木的背後。

「我的衣服那里去了呢？誰偷了我的衣服？未必是人偷的罷。大地，你聽見麼？如果你吞沒了我的衣服，我要把國境裏的樹木花草統統拔光呢。」

皇上奮身自擲似的躺在地上，哭起來了。然而他忽又跳起來，指著月亮罵道：

「再亮些，你這不成材的小燈光！你如不聽話呵，我踩平了你的廟。」

但是月亮只裝作不會聽見。像一個含羞的女郎，躲到一片雲屏後面去了。天又開始下雨了。樹枝裏滴下來的泥水把皇上的玉臉也弄髒了。皇上失望之餘，唯有打定主意，回宮裏去取一套新衣裳。他現在這個樣子給門軍們看見了，自然是大失體面的，可是他已經想好了一個補救的妙法。只要把他們的頭砍下來；看他們還能笑麼。

他連忙朝那道秘密門走去。門却已上鎖了。於是他方記起進來時把鑰匙留在門上忘却帶了走。現在的確沒有別的辦法了，唯有沿著尼羅

河岸走到南門，再穿過許多大街，方能到王宮。他的臣民看見了他現在這種模樣，不知要謔出怎樣可笑的歌謠來譏諷他呢；——幸而竟沒有人看見。他走過的那幾條街，都是空蕩蕩的。只有一個乞丐睡在廟門首。皇上把乞丐叫醒，下命令道：「快把你身上的麻布袋給我。」

這位猛喫一驚的乞丐回敬皇上用他的竹棒，叱道：「滾開！再不走，就打你個不得動彈。」

皇上見得自己是弱者，連忙避開又向前走。這時又來了一羣餓狗，追在後面狂吠。宮門前的門軍正在打盹，有人來打他的背。

「噯！噯！你是什麼人？你幹什麼？」



「讓路——把你的大褂給我。」

門軍心想，這是開玩笑罷。他扮了個鬼臉，笑著說：

「你只要這一點麼？可惜瘋人院離這里太遠。」

「我命令你服從，」皇王大怒的連說了幾遍。

「滾開！」門軍的長矛指著這個頭髮蓬鬆、脚上流血的可笑的怪物。

「你不認識我麼？」

「不認識。」

「我是皇上。」

「咄，瘋人罷哩。滾開！你真幸氣，碰巧我沒有睡昏，不然，早以皇命重重的賞你一牙哩。」

摩羅斯皇帝於是把口氣放溫和

了說。他想起來了，和粗人辦交涉，不能拏架子的。

「靜聽呀——我的可敬的英雄。

今夜我在尼羅河裏洗澡。有人偷我的衣服。我指天為誓，我就是皇帝摩羅斯。」

「你是癡子，」那門軍高聲喊了，掉頭不顧。

皇上挨著王宮的牆圈，畏畏縮縮的走，又沮喪又疲乏，向著他的寵臣——首相的邸廡走去。他打定主意去敲門，要衣服。他並且打定主意，只

要衣服一到手，他立刻——立刻——發命令把全城燒做灰。

衣服？皇帝的尊嚴只在一套衣服麼？

先前那個乞丐，又碰見了。這個老東西已經睡醒起身，專候著酒店的早市開門。

「把你那遮身的麻布袋給我罷。」皇上說：

乞丐斜著眼傲然看了皇上一眼。

「你自己不覺得實在不配這樣拏架子麼？你把你的衣服押到那裏去了？酒店老板這種辦法真不要臉。如果我是皇上，早已辦他們個絞罪了。」

「我就要這麼辦呢，」摩羅斯低聲說，——「只要你把你的麻布袋給了我。」

「你倒想騙我上當咧，你想麼？你這壞蛋！」

「我就是皇上。」

乞丐出驚的看。

「你難道不會看見過金手上印着的我的面相麼？」

「我麼？我一生不曾見過什麼金手！把他的麻布袋給了皇上。」

現在皇上可以放膽走進羅格士的邸堡了。雖然時光還很早，已經有一大堆人守在門前。他們正在切切私語。皇上認得都是他的賤臣。然而他們奔避不迭，惟恐皇上的污穢的麻布袋弄髒了他們的體面衣服。皇上舉手打門。

「開門！我奉皇命喚你開門！」  
站在門邊的守門人笑了。

「可憐的愚人呀！摩羅斯懇切地

說，「你不認識我麼？我的好百姓，朝我看！我是你們的皇上。」

笑是回答。

「卡勃爾，你上星期我還給你一注錢，你怎麼不出聲？還有你——尼爾士——我一力提拔起來的，竟也不聽我的話麼？」

但是卡勃爾和尼爾士都不認識皇上了。

「你們這些不識抬舉的人！」皇上怒吼道，「夫人在那裏？佛奴黎娜在那裏。她是認識我的。」

這當兒，皇上的旂牌官從府裏出來了。旂牌官手裏高高地舉起的長鎗尖上挑著一顆人頭——正是佛奴黎娜的頭。

她再也不能認識皇上了。她是永

久不開口了。金黃色的秀髮四散紛披，遮覆了長鎗的上半截。百姓們哄然歡呼。皇上含悲問，這是誰出的主意。沒有一個人保他，可是他立刻找得了旂牌官當衆讀完告示，就釘在門上，好讓大衆來看告示上有首相的印章。摩羅斯皇帝雙手捧了頭，低聲自語道：難道「我真個不是摩羅斯皇帝了。」

看客越聚越多了。武士和貴婦人都來看這顆美麗的頭。而今這顆頭是既不能引人戀愛亦不能引人妬忌了。那乞丐也來了。和皇上說話的，只有這個乞丐，還是他把自己遮身的麻布袋給了皇上的。

「快離開這里罷！府裏的大人就  
要打你，而且要奪去我給你的麻布  
袋呢。」乞丐拉著皇上的手，拖他走  
開。皇上覺得神思恍惚，四肢無力，竟  
沒有主意了。

等到走到十字街口，皇上的眼睛  
忽又明亮起來。他看見了那爾支了。  
這位首相急忙忙去趕早朝，有一包  
東西挾在脅下。皇上追著他，一把抱  
住他的頸項。

「那爾支那爾支你好的老人幸  
而找到了你！」

首相憤憤的掙脫了身，罵道：  
「那來你這種無恥的東西？」

「你也不認識我麼？我是皇上。」

「當然不是的。」首相笑著回答，「  
如果你不是這樣潦倒，原也有幾分  
像皇上咧。」首相舉起他的金鑲頭  
的手杖，輕輕打在皇上的背脊，這手  
杖是去年首相五十大壽時皇上賜  
的。

首相大笑著，竟自進宮去了。官役  
們連忙喝道開門，直到皇上臨朝的  
寶殿——在那裏，皇上——那是羅  
格士了——等著。

羅格士把這件故事告訴首相如  
何他偷聽了佛奴黎娜和皇上商量  
的話，如何他偷了皇上的衣服穿上，

並且在空白死罪文書上填了佛奴  
黎娜的名字。

以後怎樣，掌故書上自然也是詳  
詳細細的記著，但是我却不願意講  
給列位聽了，因為我自己不相信這  
個故事的結局。

密克柴斯 (Koloman Mikszath  
1849—) 匈牙利大小說家，是育珂  
以後第一人。他的作品，以尖刻峭拔  
勝。他是匈牙利第一個談諧家和諷  
刺家。

(留)

# 中國實業銀行廣告

本行收足資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四十萬元專營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並附設永甯水火保險行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總行及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

天津分行 北京西交民巷

北京分行 濟南商埠緯六路

山東分行 揚子街

漢口分行 天津路

上海分行

電話 經理室 一六〇九  
營業室 一七七二  
保險部 五六〇九  
電報掛號 三三四七

總理 龔心湛 協理 李士偉

上海分行 經理 劉體智  
副理 周砥青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東萊銀行廣告

本行開辦以來業務日見發達信用昭著設總行於青島分行濟南上海天津大連其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匯兌機關異常靈通以及定期活期存放各款收買國內公債兌換各國貨幣所有交易無不公道如蒙惠顧極誠歡迎

總行 經理 成蘭圃  
經理 呂月塘

上海分行設在英界河南路天津路轉角  
五〇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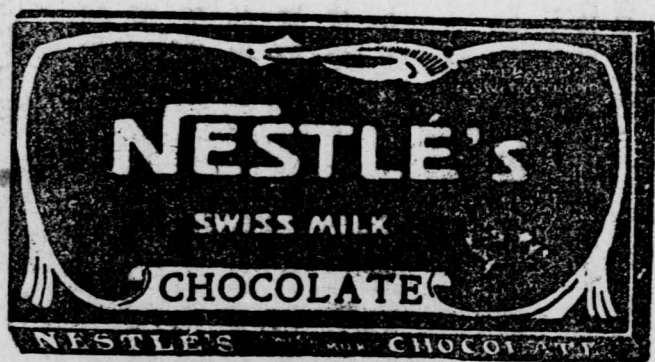
經理室電話中央二四六九號  
營業室電話中央一七七四 四三九三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小 說 如 何 讀 法

諸君讀小說的時候必須有一種東西放在嘴裏嚼嚼方纔格外有興味了這樣的東西除了我們的雀巢牌及彼得氏巧格力糖恐怕沒有別種能够比得上因爲這種糖越吃越有滋味而且還能生津益胃諸君不信買些來嘗嘗看



各 處 洋 酒 食 物 店 均 有 售 出

請 聲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情天補恨錄 (二續)

林紓 毛文鐘 同譯

## 第八章

里姒於是日之晚。在其寓中。陳花草無數。盛服無首飾。但加一金鑽之戒指。坐於小榻之上。以待客。其旁有一人。則加的伯爵。意大利人也。加的在倫敦使館中。供差十二年。倫敦人情風俗。匪不洞悉。尤知國中生財之道。凡暴發之家。一一知之。而里姒亦頗悅加的。惟蕭然無復情愛。一日會語伯爵曰。汝身段少低於我。我焉能嫁此侏儒。勿論爾多金而有情。亦非吾意之所屑。此時視延客之名單。言曰。今日客來。多不知名。爾當爲我釋之。丹白司女士何人。格雷夫人又何人。加的曰。丹白司美絕而家貧。格雷夫人。即其長姊。居克林威。女士之心。甚欲得一富婿。里姒曰。此女大有思致。唯門伐如何。伯爵曰。門伐高。此女出而酬應於社會中。乃經時不得良匹。前二年欲嫁鴛司。願乃妄想。彼此不相當也。里姒曰。鴛司之爲人。吾在維也納中。曾聞其

名。爲公爵之次子。其人殊可嫁。伯爵曰。彼門地既高。又得其母夫人所賜之巨產。時時徜徉於倫敦中。愛了大公爵。爲彼異母之兄。今其人大爲邦人所屬意。而女子尤加青眼。里姒曰。其人風貌佳乎。伯爵曰。可云出類拔萃之人物。里姒曰。其人足爲吾匹乎。(伏線)伯爵曰。此言令我生妬。里姒曰。汝勿妄想。即使今日驟高七寸。家資亦難相稱。伯爵曰。天下情愛之事。乃可難以金銀之氣耶。里姒曰。吾不嫁俗賈。必富而有學問者。如鴛司之業。得自地產。而又美風姿。多學問。吾又安能輕藐其人。汝知何魯卡近日安在。伯爵曰。亦在倫敦。汝知其近狀乎。里姒曰。略知之。語時客已大集。里姒起迎。客皆悅其週至。里姒正與一少年語時。此少年神魂已爲所奪。侍者忽傳格雷夫人。及丹白司女士至門。丹白司女士。朱櫻而好口輔。蔚藍之眼。可云美矣。然終不能與里姒齊肩。丹白司既見里姒。亦慚形穢。已而

里奴忽謂一圖畫少年曰。汝謂百瀾先生。將來見我。先生果何人者。少年曰。百瀾者富人也。里奴曰。謝君見愛。碩腹賈非我所屬意。似此等人。見必言利。令人作惡。忽侍者言。鴛司先生至。里奴起迎。而嘉遜亦繼至。鴛司見里奴。心中念此即殺妹之仇也。又念此女風貌如花。乃蓄此很毒殺人之心耶。然尙與引手。里奴用英語對鴛司曰。吾甚悅嘉遜先生所介紹之良友。君亦知嘉遜待我良厚。當吾至俄國時。長道中甚資其力。嘉遜曰。此何敢言。當時侍行。已爲吾一生榮顯之事。鴛司曰。即吾至此。亦與有榮。且羨嘉遜當日。於長道中。能爲美人奔走。里奴曰。請君與吾客言。吾少須即來侍左右。夫以特別之女子。屬意一男子。乍見時。卽如是懇懇。頗爲創見。而里奴則出之自如。然在男子中。匪不受寵者驚矣。乃鴛司者。心思此女醉吾家世。及吾巨產。故懇懇至此。實則里奴之意。不如是也。里奴去時。自念鴛司者。不惟心靈而貌美。况其門伐之高。但有是三者。雖實可也。此時鴛司行於人叢中。人人握手。而鴛司無所屬

意。然略加盼睇。則僅一丹白司。卽立趨丹白司立處。而丹白司方與圖畫之少年作語。少年請爲圖其貌。鴛司進曰。吾今夕見女士。樂不可支。丹白司曰。吾意亦然。今日方知君尙在此。鴛司曰。前日始歸。此會爲第一次來乎。丹白司曰。然。君在外洋。亦聞里似名乎。鴛司曰。今日始爲敵友介紹而來。丹白司曰。其人甚美。鴛司笑曰。爾見殊高。天下美人多妬。爾獨不然。丹白司曰。君言過矣。吾貌安敵里奴。鴛司曰。論人乃計貌乎。略作數言。卽往覓里奴。里奴引鴛司入別室同坐。問曰。君已與彼青年有情之女。情愫盡乎。何爲覓我。今汝且少坐。入我樊網之中。鴛司如言而坐。曰。汝應言吾自入人家樊網中。拔身而出。不當言以樊網加我。此地蓋上界清都也。里奴曰。譽我高。而抑彼卑。或對我如是。對彼之語我。亦如是乎。鴛司曰。汝曾聞吾言乎。里奴曰。何必耳聞。逆揣可得。鴛司曰。天下美人。喜聞媚語。里奴曰。我殊不然。鴛司曰。然則爾非美人乎。里奴曰。汝言何懸。然語雖如是。心必不然。鴛司曰。吾本無此心。里奴曰。汝能容

作評語乎。鴛司曰。敢不如命。然我無善狀之足言。得不受譏彈足矣。里奴曰。我非浮薄之言。君大有心思腦力。非復泛泛之交。吾頗心醉於爾。世界中焚香禮神之人。但知捧得香爐。他不知此亦何貴。鴛司曰。今日爾方焚香於我。實則我心坦坦。初不好僞言。里奴曰。由此觀之。足知我無好諛之癖。鴛司曰。女子果貌美而心黑者。雖美亦可謂之非美。里奴曰。然。男子但心醉風貌。至於檣杌。亦不之卹。鴛司曰。爾心緒深沉。不易探索。女曰。汝一見卽欲探取吾心乎。鴛司曰。汝之風貌性情。令人莫能抵抗。然吾心深願燭爾之隱。女曰。今夕似不能使爾盡歡。鴛司曰。吾尙可待。女曰。然則汝大有忍性矣。鴛司曰。吾本善忍。里奴以妙目視之。心覺鴛司坐於其旁。不必以家世財產動己之心。但以其人之風姿吐屬而言。已足令人色授而魂與。似此男子之品概。足以抑己平日傲兀之性。巍然高峙於其前。思已言曰。吾決知爾能忍。今當往承應諸客。不奉陪矣。臨行言曰。吾防座間女客。斥我專有汝身。卽男客亦將曰。汝以眼

光籠罩我矣。於是亭亭起立。鴛司將出。里奴笑曰。吾每日下午必在寓中。星期二日。則終天弗出。鴛司曰。汝能允我一言乎。里奴曰。何也。鴛司曰。至時更言。已而會罷客散。里奴送客後。飭侍者先睡。乃對燈獨坐。以二手自托其腮。思適來之事。自念年已二十有四。醉心於我者。不知凡幾。我則一無所愛。今此人果愛我者。寧非如天之福。正恐福命不齊。姻緣多舛。又將奈何。惟吾性太烈。不宜於世。後來或無善果也。

### 第九章

鴛司於禮拜六之下午二句鐘。來省其兄公爵。公爵方自內入於書室。鴛司曰。嫂氏在家乎。公爵曰。方在客廳。與表妹愛白母子閒談。鴛司曰。愛白來耶。自十五歲後。吾久之見矣。門開時。夫人笑曰。鴛司吾深悅爾來。此爲德鴛夫人及其女愛白也。鴛司曰。愛丁大已告我矣。卽與二人引手。德鴛夫人可五十許。愛白則二十許。麗人也。鴛司卽德鴛夫人之前。爲親戚情話。厥狀甚曠。其與愛白引手時言



曰。愛白妹氏。此時相見。其與在德文小學堂中肄業時。風貌迥特。妹亦憶及當日乎。愛白視鴛司。狀似含羞。鴛司曰。年來傾向之人不少。吾爲親屬。胡可不相親稔。遂就親愛白之額。愛白兩頰全緜。羞不可仰。蓋愛白少時。已愛鴛司。近年由法國學堂。隨母至坎拿大。無日不念鴛司也。方利蓮未死時。愛白方謂男女之情。宜親我不宜親他。而鴛司一不之覺。尙刺刺道當日事不已。蓋鴛司信口而言。皆近情理。出者無心。而聽者往往誤以爲有意。愛白見鴛司親己。心則大樂。忽見鴛司出表視晷刻。心滋不懌。卽曰。兄遽欲行耶。鴛司曰。我不願行。然實有不能不行者。少須當來視妹。愛白曰。惟兄有暇卽來。公爵夫人曰。鴛司汝又安往。鴛司曰。當赴聖雅各戲院中一行。因與一琵琶工賴司曼有約。不能爽也。夫人曰。汝此來得毋約我同行。鴛司曰。殊有此意。夫人曰。吾安能往。因謂德鴛夫人曰。吾決奉陪。萬無分身之理。鴛司謂愛白曰。妹能從我行乎。今日音樂佳絕。愛白曰。固樂同行。唯兄之命。鴛司曰。善。今待馬車已不

及。當以兩輪之車同行。夫以愛白之愛鴛司。勿論兩輪之車。卽載牛肉之笨車。亦甘並坐。以意在鴛司。不在音樂。亦並不計車之大小也。德鴛夫人者。沈默寡言。心念愛白能事鴛司。亦大佳事。但恐愛白不能遽稱鴛司之意耳。及至戲園。鴛司蕭然。與愛白初無情愫之足言。然愛白時時注視其人。覺英偉中却含媚媚。頻頻顧戀不已。第一齣後。卽有兩人同至園中。鴛司斗然而驚。眼光已注此二人中之一人。卽里奴也。里奴之旁有一男子同行。初不相識。以鴛司坐處。適當要衝。里奴經行其次。卽含笑與之引手曰。汝幸勿怪我來此之晚。此非吾過也。且爾以何時過我。鴛司曰。下禮拜一必到。以連日事集。無一息之暇。里奴曰。爾大倥偬也。鴛司曰。明日爲禮拜日尙在家。後日卽禮拜一矣。里奴爲禮後卽行。愛白見里奴美絕。忌心竟起。謂鴛司曰。此爲何人。乃美麗無匹。鴛司曰。此卽里奴。一年中豔名已周徧全省。愛白曰。彼有夫乎。鴛司曰。逝久矣。愛白曰。彼非意大利人耶。鴛司曰。半爲意人。語未竟。幕開矣。鴛司深不

願以里奴事告愛白。防爲其嫂所聞也。里奴行後。亦念與  
鴛司同坐者何人。其美麗過於丹白司。且似有學問。非丹  
白司之虛有其表。然吾亦不之畏怯。天下固無美人。能奪  
我之愛情也。此時里奴意態。初不如前之靜攝。蓋心中無  
時不念鴛司。悔不早爲定婚。胡乃僕僕日在人羣中相堵。  
與里奴同行者。爲法國人。趣問適與少年引手者爲誰。里  
奴視此少年。貌似快快弗適。卽曰。此男子卽愛了大之愛

弟。名曰鴛司。爲吾平日所欽佩之人。里奴語時。意態大有  
所屬。此少年爲子爵相士得。聞之大忤。蓋此子爵。妬乃無  
謂。卽使其人盛富。亦萬非里奴所屑也。方戲散時。里奴與  
鴛司。遂不相見。以鴛司坐處近大門。一閃卽行。不留俟里  
奴也。愛白歸時。車中不發一言。心中奇妬。此意大利之女  
子。

(下期再續)

## 天目山遊草

百 俞

西天目禪源寺

既入山門三里遠。巍峨古刹始登堂。名賢已往無遺跡。梁昭明太子開山但無遺迹老納時來話舊章。  
老僧能如已六十五歲能書畫千級崇階常却客由寺登老殿有石級凡十里由老殿登被  
稱王。老殿右下半里有大樹予等實測之周圍三十尺清聖臘曾封大樹聽泉至樂遠看竹。西天目大樹不知其數此外惟泉與  
竹爲最佳小坐亭前萬事忘。

科學  
遊戲

銀

蛋



把銀瓢干敷上煤屑。放在燭焰上燒熱。再投入水缸中。這  
時上面顯出光亮亮的色彩。如同鏡一般射眼。我們想想  
看。豈不是瓢干上的煤。被水洗掉。因此銀光反射到水面  
上來了嗎。但是把瓢干拿上來一看。仍是黑漆的瓢干。又  
把塗煤的雞蛋投入水缸中。水面上也射出像銀子樣的  
光亮。水裏的煤蛋。居然變成銀蛋了。但是拿了上來。又變  
成煤蛋了。諸君看了。豈不奇怪嗎。

培

著名良藥  
德國種  
德種



女界至寶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

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九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國老藥鋪○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華吞電燈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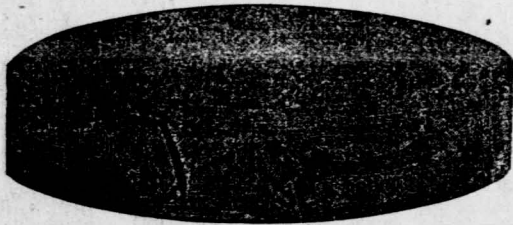


最省電  
最耐用

光線足  
價相巧

上海江西路念四號西門電子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四七五八

標商「強爾摩」  
魚定沙醬茄蕃國美



本牌之沙  
定魚選擇  
極精且係  
用最合衛  
生之方法  
製成故能  
名馳遠近  
喜食者幸  
嘗試焉  
上海公利  
洋行經售

新到  
奧國  
上等  
肥皂



鐵錨牌洗衣條皂向歸  
敝行經理其質地之優  
美久已遐邇馳名  
今又有新到數

百箱如蒙

賜顧祈向

敝行接洽

可也  
公利  
洋行  
謹啓

# 魂游

葉勁風

沈志新這天，除了照例的日常生活外，還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他早晨在街上走道兒，碰着一個人，這個人從幼就同志新結下了冤仇。志新瞧了他的仇人一眼，心裏想道：「我幾時動手殺他呢……可惜沒有機會。」心裏雖是這般付着，却笑瞇着眼，向他的仇人招呼了一聲，問了一聲好。（第二）他走到一家水菓店內賣橘子，講明十六文錢一個，挑了十個大的，用自己的白手帕包起來，瞅着水菓店的老板沒瞧着，揀那大的橘子，又塞了兩個在手帕中，口裏還嚷着道：「你的橘子太貴啊。」（第三）傍晚的時候回家，遇着隔壁第三家的老板娘子，穿着一件水紅褂子，站在門口。志新本來走過去了，却又走回頭，走了幾步，又立住搔着頭，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眼睛早斜了過去。老板娘子見這人笑得好笑，就笑了。志新見伊笑了，就走過去，問着老板娘子道：「老板在家麼，我們的家，偌

偌，就在那裏。說起來，我們還是隣居呢。不嫌棄就請到我們家裏去坐坐，我有空暇……若是老板不在家，我自然來看你……你這衣服紅得真好看，怎麼我們的那一位，就不會買來穿……伊穿起來，也是不行啊……」

志新鬼混了一陣，就回家去了。吃了晚飯，上床睡了，他的靈魂暫時離了軀殼。

志新年紀輕，生得還好，穿着幾件好衣服，更加顯得漂亮。但他的靈魂，可是難看極了。面孔是青的，額上的紋，重重疊疊，同微風吹動的水波一樣。肩膀上壓着一個很大的包囊，足足有他的身體兩倍大。包囊上面，又插着簾新的三個大標子，像從前上法場的犯人，背上插着的一樣。標子上有字：第一標上寫着「殺人」二字。第二標是「偷竊」。第三標是「奸淫」。其餘還有些小標子，上面也有字。他這標子，就好比是他這一天的言行記錄。這一天過

了，第二天的新標子出來，隔天的標子，就放在包囊中去，存了起來。志新的年紀雖不大，他所存的標子，可是不少呢。這也不過白教他的靈魂受罪罷。

他的靈魂背着這重而且大的罪囊，插着招展的標子，一面走，一面歎氣，心下忖道：「我走到那裏去呢！我若走到一個所在，能把我這重負卸下去，省得我受苦，現醜，那纔快樂呢！」說着，又連聲歎氣，灣起手來，拭去額上的汗。走了一程，覺得罪囊越變重了，腰壓灣了，如同龍鍾的老竹似的，有時候手還要撐在地上幫一把力，不然就要被重負壓倒了。

他正慢慢行着的當兒，忽然覺得有很奇怪的聲音，引他注意，止住他的進行。他便立住，向那發聲的所在，瞧了去。只見一重很巍峨的殿宇，矗立路旁。門楣有四個斗大的金字，寫的是：「普渡衆生。」志新的靈魂，私下忖着，「他說普渡衆生，勢必很有點法力，只不知像我這樣罪孽深重的人，他也肯超渡不。且不管他，只去試試看。」想着，

便走到門口，恭恭敬敬，虔心虔意，跪了下去，呼告道：「弟子沈志新，祇因軀殼在世，作孽犯罪，致靈魂被重負所壓，精力疲憊，憂傷之至，不能超脫……」他正說着，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人，頭上有十二個圓光洞，手裏敲着一副小木魚，披着一領袈裟，口裏宣着佛號，悠步徐徐的走將出來，見沈志新的靈魂，跪在地上，便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施主何人，到此何事，想必與我佛有緣，來重修殿宇，再裝金身，善哉善哉，阿彌陀佛。」志新的靈魂，不敢抬頭，只低聲哀告道：「弟子罪孽深重，我佛既是普渡衆生，懇求大發慈悲，超渡弟子。」說着哭了。法師聽了，趕忙說道：「佛門清潔之地，拒絕諸般穢惡，無緣無緣。」說着回身便走，一面敲着木魚，一面念着「阿彌陀佛。」志新的靈魂聽了，不禁大驚，抬起頭來一看，只見那位法師，肩背上的罪囊，比自己的還大，上面插的標子，比趙子龍背的令旗還多，還招搖，便嘆了一口氣道：「原來如此，可是尋錯了門呢。」

他剛轉身走了沒幾步，只見一個高大漢子，滿臉慈

群，走過來，撫着他的肩膀，說道：「兄弟，你沒有聽見耶穌說過麼？『凡勞苦負重擔的人，可到我這裏來，我要叫你們得着平安。』兄弟，你的擔子可不輕咧，你可要卸去麼？」志新的靈魂聽了，感極而泣，俯伏在地，禮拜不已。那人將他扶了起來，從荷包裏掏出一個小冊子，問道：「兄弟，你叫什麼名字，你有妻子沒有，有女兒沒有，妻子和女兒生得如何，家裏有多少家產，能捐出多少？」志新的靈魂聽了，搖搖頭道：「我的妻子老了，我的女兒死了，我一個錢亦沒有！」那位慈祥的先生，也搖搖頭道：「可惜了……上帝一定祝福你。」說着就走了。志新的靈魂想道：「這個人雖說肩上沒有罪囊，怎麼會說出這種禽獸話來？」不覺掉轉頭去，要看個究竟。那知不瞧猶可，這一瞧把他的秘密，可都瞧透了，原來那厮是個偽君子，並非沒有罪囊，不過他用了一件大罩衫罩上了，使人瞧不出。

志新的靈魂，正自驚訝的當兒，忽然聽得背後雷也似的喝了一聲道：「獸子，你好奇怪啊，到了今日，你還不

敢打破宗教的迷信，兀自癡迷迷地……」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很奇怪的人，胸前掛着一塊牌子，牌子上寫着「新主義傳佈者」，手上握着一束旗子，只見他又大聲吶喊道：「來，來，朋友，你不是沒有宗旨和主義的人嗎？我這裏主義招號的旗幟，正多着咧，你自由揀擇一個罷。」說着，便把手中的旗幟，一面的抽出來，一面說道：「伯伯，這是『無抵抗』主義，這是『自由戀愛』主義，這是『自由離婚』主義，這一面，哪，朋友，是最近的『生產節制』主義，還有『放任』主義，『大大』主義。總而言之，我這裏主義多得，你愛揀那個，就是那個。不過最要緊的事，你揀定一個主義之後，若是去做一個主義的宣傳者，請你不要忘了提說我的名字咧……是啊，這是最要緊的事！」

悲苦的靈魂，聽了這一大片主義主義的聲浪，怔了一會兒，不禁又嘆嗟的笑了。心裏想着道：「原來是一個『主義』的販賣者，」便不理會他，避開各人走了，還聽得那位主義的宣傳者，不住的說道：「墮落……老廢物……



……頑固者……」志新的靈魂，也不去睬他，一面悲苦，一面却又好笑。

志新的靈魂，行到這裏，不覺大失所望，舉目四面一看，盡是荒漠景象異常淒涼，不禁重重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這怎麼辦呢，我到底到那裏去纔好……唉，我不知道宇宙這麼宏大，學說這麼衆多，宗教這等多而普遍，竟沒有一事一物，使人可以信賴得過，可以因而得着平安。像這樣的一片荒漠，我獨自一人，孤另另的，怎麼辦法纔好呢？向東……向西……向南……向北唉，往那里去呢，尋找什麼呢？

\* \* \*

第二天早晨，沈志新醒了，趕緊洗好臉，穿好衣服，打扮得齊齊整整，預備出去。也不知他出去是預備做什麼。殺他的仇人麼，買橘子麼，或是去探望隔壁第三家的老板娘子麼？或是另外有別的事……沒有人能知道！

### 錢聲



價 目

Republic (民國牌)

每支三元

Citizen (公民牌)

每支二元二角



啟館在美國 Waterman 廠

定製自來水筆兩種

現已運到

廉價發售

上海商務印書館啟

# ICA CAMERAS

中國  
總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德國依卡照相公司在歐洲可稱首屈一指所製  
照相机及一切應用附件歐洲各地均有經售即  
在美國銷數亦逐年增加無論專門技術家或初  
學者莫不齊聲贊譽敝公司出品之新奇不特廉  
價而已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敝公司在華總經理  
備有大宗貨品欲購者請向該館接洽可也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謹啓

德  
國  
伊  
卡  
照  
相  
器

為世界最耐用最廉價之照相机

# 冰天雪地的學童

青

遠遠地橫臥着一帶嵯峨的山，披着白雪的衣，衣襟下面，雖然已經露着些青色；可是他甜蜜的冬眠，還不會醒。日光照着良田，雖露着一點點青草之芽；但是冷清清的河裏，却連一條遊滑的小魚都不見。

這荒涼的雪國，——是一個想像不到的大雪國，——春天是已經到了；不過那生長在溫暖地方的志澄，見了這種景象，他心裏委實認他做一個難解的謎國。

志澄的父親，在杭州某官署裏做一個相當地位的官吏，這一年他却遠涉山川，到那天台山地方去就一個紗廠的重職；所以志澄也同着他的父母，一齊向那寫遠的旅途，移住到天台去了。

天台一帶，紡織廠的煙突，多於江中的船檣，這村莊在浙江也算得個有名的地方；但是那生長都會，久安於繁華生活的志澄，却覺得所見所聞，都很平平，沒有一處

不是寂寞的。

頂上鋪着雪的遠山。這裏那裏一邊一邊的農家。黑褐色的稻堆兒，斷斷續續陳列在山麓下。枯涸的小川，迤邐傍着道路。飛不高的小鳥，款款從行人的頭頂上飛過，停在一株枯木的枝上。這許多景色，飽了詩人的眼福，固然覺得其樂無涯；但是年方十二的志澄，却好像引他入了悲慘之境一般，只是滿懷地不樂。

志澄現在的學校，離他的家，不過半里，然而積雪乍消，泥滑滑的路上，連一個小朋友都沒有，每日悄悄地獨自走來走去。

同級的學生，除了志澄，大家遊戲的遊戲，談話的談話，他們對於別地方來的人，更是肆意地嘲弄。那陌地生疎的志澄，實在不堪他們的揶揄了。

志澄從到校第一日起，已微微帶着哀愁和怯弱的

念頭，加以別方聽不慣的語言，連先生的訓語和講義，都覺得毫無趣味；恐怖之念竟與日俱積了。

志澄幾次向他的父母，要求回到故鄉去；只是他每次懇求，他的父母，一味安慰他，他沒法想，只得忍耐着。

他再也忍耐不過，再三向他老母鬧着歸去，到底他的母親，識得志澄的心事，眼臉上不覺溼潤了。志澄的臉上，也流了許多淚痕。

志澄的母親說道：志澄！你不要哭了。早晨你父親說：今天他要去買幾本童話給你讀呢。再隔一時，他就要回家了。

志澄讀了昔日英雄武士的故事，和神話的怪誕，他覺得這種美麗的小冊子，簡直比糖果餅乾還好，他幾乎要廢餐忘寢了。

志澄的父親，也知道志澄的寂寞，每天晚上，常和他講些世界上的故事，這樣來安慰他，志澄纔稍微有點精神了。

禮拜三的第六時間，是手工班，在初進校的志澄，却發生了一樁難題。

他們的教師，是個三年前從師範裏出來的年少先生，待遇學生，異常嚴厲，學生怕他，像老鼠見黃貓。像打破了蜂巢一般地騷擾的運動場，一聽見啞啞的鐘聲，便立時寂靜；六年生整着隊伍，走上塔沿，魚貫入了教堂。志澄是從他處轉校過來的學生，整隊的次序，直排在最後。好勝心高強的志澄，對這事情，認做不可忍的奇恥，他在杭縣學校裏，沒有到過第三名以下的，無論何時，他總是級長，做全校的模範生；他想着從前的景象，比到現在的情形，委實是不堪憤慨的了。

教堂裏頭，都是兩人並坐的課桌，男生和女生，是並着一個椅子坐的，這件事情，從都會裏來的志澄，也覺得有些異樣。

履聲橐橐，他們的先生，得意揚揚的走上教臺，把正方形的白紙，一一分配給學生，說道：「你們都知道的兩

禮拜後，這裏要開展覽聯合會了，我們須預備折些紙鶴送去。紙鶴的折法，上個月已經教過，你們照樣折罷。」

先生的話方完，那手指伶敏的女學生，早爭先恐後的折起來了。纖纖的手指尖，運用着紙工用具，一邊剪，一邊折，不一會，紙折的鶴，已經告成，紅啊，白啊，青啊，種種顏色，配合得好不可愛。先折好的，面上現着誇色；那沒有折好的，正急急忙忙的折着。

這時候，第二排桌子上，一個學生——他末一個折好，——他把紙鶴飛去，恰好飛在前面一個女生頭上，引得衆人都笑了，女學生也緋紅着臉，教臺上嚴正可怕的先生，不覺也破了顏。

在這喧笑的當兒，只有一人，呆呆的坐着，手裏弄着紙，不則一聲；這個人自然是志澄了。他在杭縣學校裏，並不會學過這個鶴，他自然不會折。別的學生折得怎樣好看，他都看見。他想要對先生說明不會折的緣由，却又怕先生的申斥。先生的申斥，還不要緊；那些嘲笑他，作弄他

的同級生，從今以後，他們嘲笑作弄的程度恐怕還要加上一層。這樣想來，還是不向先生說明的好。這時候他心裏起了一種反抗心：以為在田舍的學校裏，我難道比他們竟愚笨了不成！但是他的確沒有學習過，如何折得來，苦心焦思，總折不像；他在煩惱焦急之中，又幾番想着「歸到故鄉」的念頭。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志澄的面上，急得暈了紅了。他只得伏在課桌上，抬着朦朦朧朧的眼，望那空中。

忽然一件東西，觸着他的右手；他覺得有些驚異，回過頭去一看：原來鄰坐的一個女學生，背地裏把自己折好的鶴，悄悄送到志澄手裏。志澄不覺喫了一驚，向四邊望望，幸沒人注意到他；他便默默把滿腔的歡喜，暴露到面上，向那女生表示誠意的感謝。那女生的名字，——喚做玉芙——在志澄的心裏，簡直要喚他做救命的女神！玉芙具着女神的心腸，援助志澄的困難，志澄的眼裏，簡直沒有比他再高尚的少女了。志澄看了玉芙的顏色，似

乎比那百年的好友，更爲親密。他纔知道：北風凜烈的深山荒村，也會開出像玉芙那般的優美底好花來！他竭力要想和他做個親愛的伴侶。

志澄往常聽他父親講：久在外國旅行的人，多時不見故鄉的土地，直到歸國的當兒，在輪船甲板上，微微望見故國的青山，真有無上的歡喜；現在他自己的快樂，正和那時的歡喜相同呢。授課終了的鐘聲，啞啞的亂響；全校學生，像從籠裏放出來的小鳥一般，有的唱着軍歌，有的大聲念着算術上的九九歌訣，蹴踏殘雪，走出校門。

最後志澄把書包整理好了，急忙追着那援助的玉芙，施了個鞠躬禮，說道：「玉芙！方纔多謝你了；倘沒有你的援助，我必遭先生的呵責，同學的揶揄了。實在這個鶴，我是不會學習過，所以受他的窘迫。」

玉芙豐滿的嫩頰上，現出個可愛的笑渦道：「我看見你很感困難的樣子，有些過意不去，所以私下折了個

鶴給你，你原來不會學習過，自然很困難了。」

玉芙的面上，現着同情的顏色，在長睫毛底下，轉動她可愛的目光，說道：「你是從杭縣來的，這冰天雪地的鄉野，比起都會來，真是寂寞得很呢！」

志澄道：「是的；我到這裏來，纔知道搗雪做彌陀；但是這般的大雪，却是我夢想不到的；足上的藁靴，也是破題兒第一番穿的；這地方委實住不得，我一定要歸去；玉芙！你也一塊兒到都會去罷？」

兩人細語囁囁的走着，那天風刮得緊，天氣越覺得寒冷，一朵朵的大雪花，又飄下來了。

「呵！天又在那裏飄雪咧。」

「是呵！他越飄越大了。」

穿着黑外套的志澄，和綠色外套的玉芙，他倆的姿態，好像漫天飛舞的大雪裏裹着一朵彩霞，慢慢地走着。

# 修 理

[筆毛水來自] [筆鋼水來自]

化些須修費

可變無用為有用

本館特聘專門技師修理各種 自來水鋼筆  
自來水毛筆 以及鐘表 照相器 留聲  
機 風琴等不論購自何處均可修理取價低  
廉修理迅速  
諸君如有損壞之件交來「棋盤街發行所」修  
理定能滿意而去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印 精 樓 芬 涵

# 宋 人 小 說

宋人小說所著多  
短篇記事或  
文字經史  
考證淺  
亦詳實  
顯以增  
長見聞  
來文思精  
本單行購  
取不難  
小說均為  
舊精校鈔  
及精校本  
茲擇尤付  
勸諸本校  
有異同特  
詳註於下  
文之改不  
輕更版現  
已出者

慶	獸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聞	南	南	渚	水	田	下
			志	筆	門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紀	紀	閒	閒
史	記	集	林	記	志	錄	志	語	志	記	錄	錄	錄	聞	聞	錄	談
王	王	車	蘇	蘇	蘇	徐	王	周	費	陸	邵	邵	邵	何	司	歐	佚
得	鈺	若	軾	軾	軾	鉉	明	密	交	游	博	伯	伯	夏	馬	陽	名
臣	鈺	水	二	二	二	二	清	四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光	修	二
四	五	二	五	二	四	五	四	一	五	五	九	七	五	九	二	二	二

雲	夷	夷	夷		荆	雞	青	東	隨	投	烟	珩	澗	石
麓	堅	堅	堅		發	肋	箱	原	隱	轄	真	瑣	水	林
漫	三	支	支		新	玉	雜	錄	漫	錄	子	新	燕	避
鈔	志	志	志		話	露	記	吳	錄	錄	錄	論	談	暑
趙	洪	洪	洪		陳	羅	吳	處	陳	王	馬	孔	錄	錄
彥	邁	邁	邁		善	大	處	厚	世	明	永	平	王	王
衛	邁	邁	邁		二	經	厚	二	崇	清	病	仲	國	國
					六	三	二	二	二	二	癩	二	之	之
					角	一	角	角	角	角	癩	角	二	二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荒服鴻飛記

天 游

## 第二回 (一續)

探囊胙餽鬼域行爲 拯弱扶危英雄肝膽

女子的寓廬。果然很近。從外觀看去。也還像一所安樂的私宅。只是底下一面。却像是商人店肆。貨物已空。人亦遠逸。窗門均已封閉。蕭瑟不堪。這也是革命後的常態。壯士隨着女子走進去。見屋中一切陳設。已經悉數給亂黨取去。偌大一間屋子。只剩下空屋。連地氈都沒有了。但是爲這女子出入要道。收拾得還潔淨。大概就是女子躬親操作。纔有這般樣兒。想到龍蛇起陸。身世飄零。不覺暗暗替女子歎息。女子引着他走上樓去道。從前先君在日。起初並非住在此間。後來因爲亂事起後。先君既因病不能首途。而城中熱鬧之區。又常遭劫掠。遂移寓於此。樓上即是小女子姊弟二人。寄跡之所。梯既腐朽。室又黑暗。先生須

小心着纔是。說着。又失聲驚詫道。怪事。房主上那裏去了。他平日總坐在大門裏面。守着我不出入。肆行恫喝。今天却緣何不見呢。女子所住。就在第一層甬道旁面。推門進去。室中却有兩座長窗。壯士留心細看。已經看見一個農夫裝束的人。跪在一口衣箱邊。在那裏搜尋什麼東西。聽得門響。掉過頭來。壯士估量他獐頭鼠目的容貌。却又有些不像安分農夫。那時女也看見了。氣得柳眉倒豎。叱道。好一個新共和國的人民。怎樣趁着我出外。私開我的箱篋。你難道想偷我衣物嗎。那人神色自若道。你住了我的房屋。不給租錢。我是遵照新律。沒收你的物品。作爲抵償。正是守法良民。你這小妮子。別破口傷人。女子急道。我照原價兩三倍給錢。怎說我不給呢。房主道。現在百物昂貴。你難道不明白。別裝傻了。女子道。我一星期給你一千盧

布。照市價也有一百鎊哩。說着對壯士道。他知道先君執業銀行。常自疑心這屋內藏有大宗金幣哩。壯士點頭歎息。女子忽然想起。不見了兄弟。失聲驚呼道。傑密兄弟呢。趕到房主身邊詰問房主道。你把我兄弟怎樣了。這時候房主已經站起來道。在別間屋子裏呢。只用還了我的錢。或者盡你所有給我。不足一些。到也無妨。我立刻去放他出來。若是你自己沒有錢。這一位你的同伴。諒來是有錢的。不然。不會到我的家裏來的。只用你說一聲。他一定肯替你出錢。好在你兩人現在也用不着你兄弟在眼前。讓我也避出去何如。說着舉手抹了一抹鬍子。對壯士使了一個顏色。又是格的一笑。原來赤黨雖未頒佈戀愛自由的新令。然而此時男女交際自由。已經大衆默認。專制之毒纔除。自由之禍已烈。政府中雖一般也有自好之士。只是兵戈擾攘之時。誰還有餘暇來干涉國內風紀呢。所以子取予求。全國風紀蕩然。房主看見壯士跟着女子進來。也以爲是這一種勾當。纔說出這一番話來。這一番話。對

於他同國的女子講。是不要緊。英國女子。怎樣聽得進去。只羞得女子紅潮滿頰。壯士也按捺不住。怒叱房主道。畜生。你難道真是畜類嗎。我本不屑同你這種畜生計較。只是你太放肆了。非給你些利害不可。說着。搶過去想動手。那時房主已經倒退下去。冷冷的道。別動粗。赤衛軍同蘇維埃政府裏。我的朋友很多。你須小心一些。壯士此時已經趕到面前。更不同他講話。輕舒猿臂。擒住房主兩手。向他咽喉一搯。攆得房主獐頭後仰。鼠目圓睜。不半晌。已經氣息微弱。短髮鬍髻。纔鬆了手道。這一來是教訓你對於姑娘們面前。以後要尊重一些。現在領着我去。找那孩子。房主喘吁吁的用手摩挲着咽喉。兩只眼睛。兔起鶻落。還想逃走。壯士恐怕給他逃了。不好辦。擒住他臂膊道。走呀。不走我就用這杌子砸死你。說着便伸手去抓杌子。房主慌了。哀求道。我去。我去。主人請別生氣。壯士道。你認識主人就明白了。你們這一夥惡黨。專門欺凌孤寡。簡直同畜類相似。管教你們只有一支鞭子。現在快走。找孩子去。房

主給壯士擒住。沒有法子脫身。只得帶着壯士走出屋子。來到了甬道盡頭一間屋子。站住說。到了。孩子就在這屋子裏。壯士叫他開了鎖。隨手把門一開。只見裏面站着一個十二三歲的瘦弱孩子。病骨支離。飢容滿面。雖是房主監禁他的時節。受了些驚恐。明知姊弟二人。末日已到。面上却一絲不露恐怖神情。不媿英倫國民。壯士暗暗讚歎。趕忙叫道。傑密。上外面來。不用害怕。你姊姊在你屋子裏候着哩。快找姊姊去。傑密聽見壯士講的本國話。又是報告他的好消息。不覺喜上眉梢。趕緊上前。向壯士道謝。纔飛也似的。找他的姊姊去了。壯士等傑密走遠。纔劈手搶過房主拿的鑰匙來。一擡手將他推入屋中道。你在這屋子暫住一會。省得放在我們面前。看了教人生氣。房主大怒道。啊。我是個赤衛軍。並且是蘇維埃政府的委員。你沒有這權力監禁我。我知道你是個資本家。是我們農民的仇敵。省事的。不要同我作對。不然立刻拿你去交勞兵會法庭。按律治罪。壯士長笑。在門口站着道。好罷。有本領

你來拿呀。房主此時。怒氣已消。恐怖心又起。一手摩挲着咽喉。知道打起來。決不是壯士對手。壯士觀看神色。胸中也是瞭然。微微一笑。帶上房門。鎖上。走到女子房裏來。女子接着。對傑密道。這一位便是在街上救我的那位先生。若不是這位先生。同他的朋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此時我不知怎樣了。恐怕。壯士沒有等他說完。笑着揮手道。沒事。快不要再提。這是凡是含齒戴髮的人類。應盡的職守。何必挂齒呢。現在最重要的。……女子搶着道。先生雖是這般說。救小女子一人。便是救的我姊弟二人。在先生以爲不過一舉手之勞。而就這一舉手裏面。我小女子個人的名譽。弱弟的性命。都得以保全。方纔緊急時候。原擬拚着一死。以全節操。與其瓦全。不如玉碎。現在得以完名全節。姊弟重逢。人孰無心。先生你怎樣叫我小女子不感激呢。說着。又盈盈欲涕。壯士急忙分辯道。同在危難之中。又復身陷險地。都應該互相援助的。感激二字。千萬別提。女子道。這是先生的存心。在小女子受恩深重。是沒齒

難忘的了。女子說這句話時，神氣真擊，流露於外。壯士很爲感動。也正色答道：姑娘既這般說，我也不敢自薄。爲姑娘略效馳驅，實自欣幸。現在蘇琪那廝，恐怕未必就此罷手。來時必帶有重兵。此間凶多吉少。最好我們先行高飛遠走。但不知姑娘以前所說要潛返英倫的話，現在尊旨有無變動。女子道：沒有。壯士道：素昧生平，姑娘怎樣信任得過我們呢。女子道：雖然同先生萍水相逢，但是小女子覺得，姊弟二人生命，可以相託。壯士道：姑娘的行李呢。女子道：姊弟能得先生相助，出此危邦，已屬萬幸。身外之物，何敢再累先生。即欲我姊弟二人，盡棄一切，輕身就道，亦無不可。壯士道：這亦不必。我們預計十分鐘內出發。現在就請收拾起來。將最溫暖的衣服，同銀錢貴重物品，及必需應用器具，打一個包帶去。若有餘剩食品，也一併帶去。女子一一答應。只是聽到了末了，却搖了一搖頭，緊跟着詢問。壯士是否也要離莫斯科的。壯士道：是的。我同友人所幹的勾當，已經藏事。原定今夜首途。方纔正擬返寓，略事

檢點。不圖與姑娘相遇。說到這裏，忽然側耳一聽，叫聲啊。這是什麼。趕着開門出去了。女子仔細聽去，像是敲門聲音。壯士出去之後，又寂然了。不到一分鐘時候，壯士已經回來。女子見他面有笑容，方纔放心。問他：他道：沒有什麼。方纔我拿姑娘的房主鎖在他監禁傑密的屋子裏。他想用靴子踢開門來，纔做出許多聲息。現在已經安靜了。別去睬他。姑娘還是趕快收拾起來。說着拿出一支紙烟來。問女子道：姑娘收拾許我吸烟嗎。女子道：請吸便了。君是很喜歡吸烟的。說着招呼他兄弟道：傑密，你來幫着我的。姊弟二人跑到箱邊。女子也跪着，把箱中東西檢要用的，都收拾起來。壯士却吸着紙烟，在室中來回的走動。像在那裏思索什麼似的。紙烟的味兒，很是難聞。只是莫斯科荒亂之後，只有這種烟草。壯士吸着烟，間或抬起頭來，看他姊弟二人。他姊弟却一毫不覺。一件件的收拾。有時也低聲商量幾句去取。忽然樓下起了人聲。壯士道：哈沙來了。恐有變故。我去看去。他若不遇緊急時候，決計不會

在樓下就作聲的。姑娘你收拾的怎樣了。女子道：完了。隨即招呼他兄弟道：傑密，你扔着罷。不要了。說着已經站起來。口中尚道：現在做什麼呢。掉過頭來。壯士已經走出門外。女子趕忙拿一條圍巾。將要帶的東西包起來。打了一個大疙瘩。有幾件文件。却揣在懷裏。然後在一張椅子底下亂紙裏。取出一小包俄國盧布來。也揣在懷內。傑密取過一件纏繞不堪的大外衣來穿上。問他姊姊道：他是英國人不是。女子遲遲疑疑的答道：一定是的。只是他講話又有些不像。是我們英國人。說着。壯士已經進來道：哈沙從街上來說。在方纔遇見你的地方。來了一隊軍士。是往這裏來的。帶隊的。正是蘇琪。我們趕快走罷。這宅子有後門嗎。女子道：有的。我怕房主囉囉。常行走的。壯士提起女子打的那個包裹來道：走罷。那條就是我們的生路。只是姑娘。你還沒有知道我的名字呢。我名吳德溥。姑娘你呢。女子道：小女子名孟馥蘆雪。吳德溥喃喃的道：好個蘆雪。我很喜歡這個名字。真配你姑娘。蘆雪聽了。不知怎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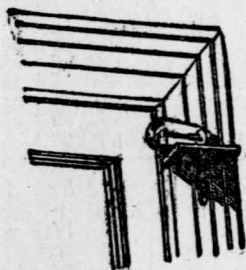
紅暈雙頰起來。轉眼一看。還虧得吳德溥沒有聽見。暗暗放心。遂道：吳德溥先生。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傑密。你在前面引路。傑密答應了一聲。走出門來。剛從吳德溥身邊走過。忽然問道：先生。你不是我們英國人嗎。吳德溥微微一笑。答道：雖不是同國。却是同種。我是美國人呀。三個人到樓下。天已黃昏。甬道中已經黑暗。只見哈沙秉燭以待。吳德溥教他關上大門。忽見門後牆角。靠着兩支火槍。問哈沙道：這槍是原來在門後的嗎。哈沙一笑。把拿蠟燭的手扯開自己皮大衣。中間露出兩條子彈帶。一把匕首。指着匕首道：那兩個追我們的兵士。連着臂上圍的印布。同這兩條子彈帶。送給我。我知道是用得着的。纔帶回來了。蘆雪驚問道：那兩個兵士呢。哈沙帶笑。低頭看了一看地上。又斜過眼去。看了一眼。吳德溥又抬起眼來。看一看屋頂。默然不答。正是這個時候。忽然有人在門外。往裏推了一下。緊接着隱隱有傳令聲音。隨後就有許多人。用槍托攻打大門。吳德溥知道敵兵已到。趕忙叫道：哈沙。你把蠟燭

交給孟麗姑娘。好讓他帶我們出去。哈沙意思想教他們先走。還想把住大門乘機抵抗敵人。吳德溥說不用了。哈沙笑嘻嘻的看了蘆雪一眼。用波斯話嘍嘍咕咕。同吳德溥不知講了幾句什麼話。吳德溥也用波斯話極簡略的答了一句。哈沙方纔一揮手。預備同走。吳德溥看見蘆雪疑雲滿頰。知道他不懂。趕緊道。他講的很不要緊的話。姑

娘放心便了。哈沙聽着。不禁撲刺一笑。趕緊也操着英語道。萬幸之主放心。我哈沙是無論天涯海角。都願意跟着走的。蘆雪接過哈沙手中的蠟燭。在前引着大衆往後門走去。心中却對於萬幸之主的尊處。在那裏驚異。爲什麼哈沙要這樣叫吳德溥呢。

(下期再續)

## 益智 電燈泡防賊 守一



電燈泡丟到地上的時候，便破裂發生大響。這可利用來防賊的。

靠近門框的地方，裝一個小木架，用舊的燈泡就放在上面。如此裝置，門一開的時候，燈泡受門的持轉，便立刻下墜；此時所發出的爆裂聲，很足以驚醒屋內的人。

# 技擊餘聞 店主

智軒

何樹蘭。精拳術。以授技爲業。恆爲人保鏢。盜賊聞何名。肅然不敢犯。何亦傲岸自翺。不肯少作卑遜語。一日爲某商保送貨物。由合浦靈山入廣西。所經十萬大山。磬礪數百里。嶽崑崙。羣盜窟宅其間。劫掠無寧歲。日亭午。何憩於某店。酒飯已罄。店主人兩炊飯以供客。適有先行者。皇皇然狂奔返。云行囊盡爲盜奪。且述盜彪勇狀。某商聽懼無人色。何心亦少憊。顧不肯露懼容以示怯。狂笑曰。毛賊詎不知世間有何某耶。店主人聆何言。睨何微笑。仍續續炊飯不已。何闕其狀。頓悔失言。顧店主人仍蹲地而炊。地下置竹節數百枚。店主人取竹節隨手捻之。立破碎成齏

粉。投於爐。隨捻隨投。若漠不介意者。何異之。私於地下竊取一竹節。兩手指力捻之。堅牢如鐵石。無絲毫破裂紋。易他竹節捻之亦然。何大駭。口張不能吐者久之。亟長跪店主人前。請受教。店主人以手麾之。炊如故。笑曰。何某亦來求店主人耶。何因哀之。店主人漫應曰。茲途大不易行。倘遭危險。可云店主人命若來。言已。捻竹節投爐中不輟。何疑信參半。不敢進請益。兀立若枯木。未幾遂行。不半里。羣益蜂擁自巖坳出。遮其路。何力鬪不能勝。某商亟呼奉店主人命。盜果驚闕散。何爲我鄉人。歸爲余言。





體 育 界 注 意

(尚) (武) (精) (神)

應 用 武 學 問 答

(一册 六角)

是書為周子覺君本其生平所學之經驗就軍事學之必不可少及普通人之最當通曉者提綱擇要列入問答分戰術學動務學射擊學築壘學四類卷末應用戰術十篇尤為合用

北 拳 彙 編

(一册 五角)

海門陸景雲先生本家學之淵源復參以教授之經驗特編是書內容分三編首緒論次基本教練三應用教練說理詳明盡人能解插圖多幅尤便學者練習之用

教 育 部 審 定 中 華 新 武 術

拳脚科  
率角科  
棍術科  
劍術科

上 下 課 各 四 角 五 分  
上 編 四 角 五 分  
上 下 課 各 五 角 五 分  
上 下 課 各 七 角

是書馬子貞君所編可作為各種學校課外運動參考用書馬君武術精深此書尤悉心編纂由淺入深排列井然插圖甚多極便初學洵為有志武術者所必備

運 動 技 術 概 要

(一册 四角)

全書分十一章調查歷次遠東運動會之成績詳備無遺凡關於遠東運動會規程及各種有益之運動方法亦復分章羅列並有插圖三十餘幅想體育界諸君當以先睹為快也

拳 術 學 教 範

(一册 八角)

海門陸師凱先生素精拳術歷任軍警要職極負時名是書一二編即先生遺著三四編係先生之胞弟師通君所著教程教法均極詳備極便軍警學校參酌教授之用

名家小說  
俠隱記

劉培風

當法王路易十三時。國中已不靜。平民時與貴族衝突。大革命將至。時貴族中有英雄四人。出而扶助王室。其人即阿托士、達特安、頗圖斯、阿拉密也。是時國中大權在紅衣主教立殊利掌握。主教有權謀。國王陽尊而陰備之。兩人各募勇士爲衛。王有火槍營。主教有親兵營。兩方暗鬪甚烈。火槍營統領特拉維。頗有膽智。常助王敵主教。一日。特統領聞火槍兵爲主教親兵所敗。怒甚。責頗圖斯、阿拉密、阿托士傷重。抱病來見統領。爲同伴辯白。不支而暈。統領重其義氣。遂寢其事。此三人皆火槍兵中之佼佼者也。次日。三人又與一少年決鬪。正欲動手。適有主教親兵六人經過。少年助三人擊敗其敵。四人狂喜而歸。少年才十八歲。名達特安。中等身材。兩額頗高。因昨日初來投効。亦在統領府。無意中得罪三人。故來比劍也。自是三人遂

與達特安結爲密友。特統領亦甚愛之。爲其補一名禁兵。阿托士三人皆隱其真名。人莫知其來歷。然阿托士厚重慷慨。人疑爲貴族。寡言笑。尤不喜談婦女。而溺於酒。頗圖斯壯碩。好誇大。常自言某公爵。夫人爲其情人。阿拉密狀如婦女。長日埋頭經典中。惟達特安精明幹練。勇於進取。四人無事。則常聚飲。直至都無一錢。此少年伶俐之達特安。遂異想天開。隨處尋求機遇。一日果發生一大事。先是國王與其后奧國安公主不睦。主教又與后之情人英國大臣巴金汗吃醋。因恨后。其日主教探知巴金汗曾偷進巴黎會后。后贈以王所賜之金剛鑽鈕。主教乃德惠王。開一跳舞會。令后御所賜之金剛鑽鈕扣出席。會期已迫。后憂懼失措。后有女侍康詩且。欲救后。康詩且與達特安有愛情。使達特安爲后傳書。取還原物。達特安恐遇主教

阻兵約阿托士三人同往。途中先於某酒肆。遇一醉漢。尋頗圖斯相打。三人棄頗圖斯而走。繼至一處有數名工人在彼築路。阿拉密中其伏鈎落馬。明晨。由某酒肆起程。阿托士會帳。又被店主誣以使用假錢。將其圍住。僅達特安一人逃脫。抵倫敦上書巴金汗。取回金剛鑽鈕釦。主教之陰謀。遂敗於四人之手。王后令康士旦私領達特安入宮。親贈以金剛鑽戒指。達特安喜極。又欲與康士旦密會。不料次日遂肇禍。康士旦失蹤。主教遣親兵招達特安往見。達特安大懷喪。總統領勸其姑往訪阿托士等。藉以避禍。於是達特安即離巴黎。訪三人於前時被困之處。先見頗圖斯。頗圖斯爲敵所傷。諱言其敗。店主人向之索帳。頗圖斯則償之以手鎗。又向其公爵夫人借錢。而錢不至。據店中傳書人言。頗圖斯之公爵夫人。實即窮狀師之老婆也。達特安又尋得阿拉密。已改教士裝。尙有兩教士在座。商入教事。達特安知其心病。迨教士去。即出阿拉密情人施華洛夫人書。達特安由彼寓中攜至者。阿拉密見書。即親

吻不已。又與達特安擁抱。而入教之念已打消。最後尋見阿托士。則正在洪飲。達特安畧道赴倫敦事。遂告以康士旦失蹤。且引爲大不幸。時阿托士已醉。聞達特安之言。正觸其牢騷。遂言昔有巴利省有一伯爵。名德祿費。爲予之好友。聲望極隆。因戀愛一女郎。娶爲婦。一日。其女墮馬。暈伯爵解襟施救。孰知係一女犯。臂上刺有紅花。乃將此女弔死。伯爵之戀愛病亦愈。言已。埋首臂中。言伯爵即彼自己。達特安大震。次日。偕阿托士及阿拉密頗圖斯同回巴黎。達特安仍眷念康士旦。到處尋訪。無意中得會一美婦人。容貌奇麗。此婦人之夫兄名威脫男爵。因感達特安比劍時不殺之情。故爲介見其弟婦密李狄。蓋密李狄亦居巴黎也。密李狄貌美而善牢籠。達特安不覺墮入情網。然密李狄實不愛達特安。且恨達特安不殺威脫。令其子不得襲威脫之產。達特安亦知密李狄爲主教偵探。非善類。然仍時往其寓。一日。密李狄之婢。誤投密李狄給情人之書於達特安。特達安竟往冒替。又一日。達特安又得密李

狄書以戲言絕之。密李狄深恨其情人，然不知書之誤投也。密李狄知達特安勇敢，則以此事託其復仇。達特安乃吐情實，且謝罪，欲以感密李狄。密李狄狂怒，出刃刺達特安。達特安拒抗時，扯破其袖，臂上顯出刺花，自是兩人遂結下深仇。且說其時英法搆兵於拉羅楷爾，達特安隨大軍先行。阿托士等後至，達特安當晚突遇刺客，幸未中。閱數日，又接阿托士等所送之十二瓶好酒，設宴請客。客未到，而庖人偷飲，遂中毒倒斃。阿托士等適至，達特安出其書，始知密李狄冒名謀害，四人皆噤不能聲。而達特安又惴惴然如大禍臨頭。其夜阿托士與頗圖斯、阿拉密同出夜飲，得一惡消息。明晨，阿托士遣人約達特安至一冷僻酒店，欲告以此事。不意店中已先有主教兵士在。阿托士知戰場中隨處有主教偵探，不能密談，乃故意與主教兵士相賭，言已與友人赴近敵一礮臺，留一旬鐘吃早餐。敵來攻擊，不退則勝，退則敗。兵士大贊成。四人遂各領其僕往。其僕皆震恐，頗圖斯與阿拉密亦疑懼。達特安語阿托

士曰：汝決計往送死乎？阿托士不答，以手指天，仍前進。既至，阿托士即發令使其僕往礮臺闕探望。命之曰：敵至百步外來報。又命餘僕往拾鎗彈。阿托士且飲且告達特安以昨夜所得之消息。蓋主教以巴金汗將連絡與國來救拉羅楷爾，命密李狄往刺之。密李狄則要求主教殺達特安以復其仇。達特安歎曰：吾命在旦夕，不如自殺。阿托士復以手指天。四人談時，阿托士之僕來報曰：敵至百步外矣。四人乃各攜鎗至礮臺闕，見有二十餘人。阿托士發令曰：各插準對敵，槍發，斃敵大半。餘人皆逃。頗圖斯曰：可行矣。阿托士出錶曰：尙差十分。四人復至復原處。阿托士又使衆僕將死屍扶起，立於城闕。於是更高對付密李狄，主教之策，以書與密李狄，夫兄使囚禁密李狄，未幾，敵軍全隊至。遠見牆闕死屍，疑有伏兵，先以一支隊至牆邊。四人合力推倒危牆，支隊全覆。大隊不敢繼至。四人徐徐退回本營。時本營亦求救，見者皆大喝采。未半月而巴金汗之死耗傳來。拉羅楷爾知無救兵，遂降。主教亦班師凱旋。

一日阿拉密得施華洛夫人來書。知康士旦爲王后救在某寺。達特安卽與三人往訪之。四人途中遇主教偵探羅斯福。遺下一紙。有「阿門特」三字。阿托士知羅斯福常與密李狄同謀。必來尋密李狄。及至寺。康詩旦已被人毒死。達特安不勝傷感。阿托士知密李狄所爲。密令衆僕至「阿門特」探望。次日。威脫亦至。言彼得書。卽將密李狄囚禁。不料密李狄竟運動監管人縱其脫逃。且使其人往刺巴金汗。四人遂邀威脫同往「阿門特」蹤密李狄。阿托士尙邀至一紅衣帶面具之人同往。固得密李狄於臨河小屋中。密李狄正欲出外。見衆人至。大驚。頗圖斯卽欲拔劍殺之。阿托士止之曰。此女須開審判。於是阿托士爲問官。達特安曰。吾告彼二次刺我。且毒死我所愛之人。頗圖斯與阿拉密同聲言曰。我兩人爲證。威脫曰。吾告彼嫁我兄弟始兩月。我兄弟得一怪病而死。阿托士曰。此時應輪至我。乃曰彼串同一教士爲兄弟。我娶彼爲婦。孰知彼爲女犯。且先與小教士有染。使我身敗名裂。密李狄尙辯曰。我

究爲何處犯人。此時紅衣人應曰。我知之。遂言小教士卽其弟。因受密李狄蠱惑同逃。後被公堂刺花下獄。彼爲弟復仇。將密李狄之身。亦刺上紅花。審訖。卽將密李狄付紅衣人殺於河中。以後主教聞之。招達特安至府。反升之爲火槍營幫統。



# 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變為強壯肥美矣

東三省營口車站事務所范肇成君將其公子之玉照及保證書送至敝局意欲刊登報章廣告天下之為父母者知所取法也其函云小兒三四個月之時因母乳不足以致小兒亦漸瘦弱後見營口報上所述嬰孩自己藥片之



此小兒  
前患輕  
瘦乏力

功效即與之試服及服後漸見肥壯後再購服藥片

竟更覺較前尤為肥胖矣嬰孩自己藥片係英國通用小兒靈藥專治嬰孩胃弱不化大便閉結肚痛腹瀉傷風痰厥以及蛔蟲等患可免出牙痛苦能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並能循序長成也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無分男女均需記憶腸胃清潔有序為衛生最要緊之事蓋欲保護康強安樂免受感冒風寒以及惡傷風並筋系疼痛等症也寒冷潮濕之冬季尤貴注意於大腸阻滯之為患也欲求大便有序肝經舒展莫妙乎服用韋廉士紅色清導丸也即如京兆固安縣高小學校王六亭先生來



男子  
婦女  
皆當  
知之

書云家婦母患頭暈目眩症於今春大發甚至頭面全青氣絕兩次以醫藥無效服用清導丸功力出自天然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或寄郵票大洋六角原班郵奉清導丸一瓶可也每六瓶三元郵力在內

#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祕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觀為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下。

### 第一集

忠傳  
續墨客揮犀  
復齋日記  
識小錄

一冊  
二冊  
一冊  
四冊

### 第二集

消夏閒記摘鈔  
蓬齋類記  
山樵叢語  
靈淵滙家訓  
黃尊素說略

三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 第三集

西湖老人繁勝錄  
孫氏書畫鈔  
松下雜鈔  
彭氏見聞錄  
太僕行略  
明譯天文書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合三冊

### 第四集

尚書釋文

一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

紙張	第一集	第二集至第十集	每集
連史	三元	二元	元半
毛邊	二元半	二元	元

已出十集  
每集八冊  
餘俟續出

### 第五集

華夷譯語  
匡山集  
趙氏家法筆記  
北湖集  
傍秋亭雜記  
敬業堂集補遺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合二冊

### 第六集

明紀事本末補編  
存復齋集  
扶風縣石刻記  
海濱外史  
書林外集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 第七集

脈望館書目  
唐石經考異  
同上補  
冥報記

四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 第八集

道餘錄  
凡上語枕上語  
存復齋續集

一冊  
一冊  
一冊

### 第九集

山房集  
涇林續記  
西溪選語  
鼓檀稿

四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 第十集

雪經補遺  
雪庵字要  
寶樹齋錄  
大和正音補  
職園詩史  
南翁夢錄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 第十一集

進呈書目  
所安遺集  
漢泉淺稿  
金函集

四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 教育玩具

商務印書館

發售

玩具爲兒童恩物，能活潑兒童的情思，增進兒童的知識。兒童有了玩具，就可免除一切壞習慣了。本館自製各種玩具，都寓有幼稚教育之意，運銷歐美來品，亦極精美有趣。另印目錄承索即寄。







珂羅版印 每册一元

(一) 黃山	(七) 衡山	(十三) 五台山
(二) 廬山	(八) 孔林	(十四) 西山
(三) 普陀山	(九) 虞山	(十五) 盤山
(四) 西湖	(十) 雁蕩山	(十六) 大房山
(五) 避暑山莊	(十一) 天台山	(十七) 華山
(六) 泰山	(十二) 恆山	(十八) 武夷山

中國名勝寫真已出十八種。均為蔣維喬黃炎培等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印。每册多至二三十幅。名山勝水。維妙維肖。案頭玩賞。不啻親臨美景。雅俗共賞。而尤為有山水癖者及愛好美術者之所嗜。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筆記小說

能博見 聞增知 識而為 消閒妙 品雅俗 共賞者 其惟筆 記小說 乎本館 印行各 種定價 極廉茲 將名目 列下以 供採購

庸庵筆記	本足夜雨秋燈錄	池北偶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虞初支志	虞初續志	虞初新志	履園叢話	兩般秋雨盦隨筆	廣陽雜記	廣智囊補	清稗類鈔	同上續編	東坡逸事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甲編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八册	一册	一册
二角	四角	五角	二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十元	二角	三角

嘯亭雜錄	然犀錄	上海閒話	武俠叢談	歐美小說叢談	石頭記索隱	小說叢考	精刊觚臚	閱微草堂筆記	遣愁集	茶餘客話	聽雨軒筆記	夜談隨錄	淞濱瑣記
一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六册	一册	八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四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五角	五角	八角	四角	六角	一元	二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業餘的好伴侶

▼要知最近的學說潮流，政治趨向，和教育設施，請看下列雜誌：

▼下列各種，都是研究專門學科的雜誌。你所研究的，是那一種？

▼學生們，婦女們，少年們，兒童們，特別供給你們的雜誌在這裏：

東方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十二冊二元 全年廿四冊四元

太平洋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民鐸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史地學報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二元一角

社會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學藝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科學雜誌

每冊二角半  
半年六冊二元三角半 全年十二冊三元五角

數理化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二冊六角

博物學雜誌

每冊三角半  
全年四冊一元二角

學生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每冊一角  
半年六冊五角三分 全年十二冊一元

教育雜誌

每冊角半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新教育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三元

革新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小說月報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三元

小說世界

每冊一角  
一卷十三冊一元二角 半年廿六冊二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英文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三元

英語週刊

每冊五分  
半年廿六冊三元一角 全年五十二冊六元

農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二元二角

體育季刊

每冊三角  
全年四冊一元五分

兒童世界

每冊六分  
一卷十三冊七角 半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每冊八分  
半年五冊八角半 全年廿四冊一元五角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乎？

請用本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大小各式俱全，有下面四大特點：

(一) 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祇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二) 精選上等貢宣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三) 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彩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等赤金

(四) 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綾絹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並不加價

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 What fish is this?



**Y**OU may have no interest to know this poor fish, but a lot of things you must know and you must know their Chinese names and expressions. When you don't, you inquire of your friends; but usually you go to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You want the best, largest, and up-to-dat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you can get for your office, your school, and your home, because you know a small and poor one will only waste your own valuable time and that of your teacher or employee.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is going to publish, in May, 1923,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Most accurate      Most comprehensive      Most up to date

The result of several years' hard work by a group of distinguished Anglo-Chinese scholars.

Advance subscription is now open and a great reduction is offered in its price. Your action now will save you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oney.

Please ask for the FREE pamphlet TO-DAY.

**COMMERCIAL PRESS, LTD.**

C453 Honan Road  
SHANGHAI

Call here  
COMMERCIAL PRESS, LTD.,  
C453 Honan Road,  
Shanghai.  
Gentlemen:  
Please send me a copy of your free pamphlet  
on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It is understood  
that I am under no obligation what-  
ever to buy. Yours truly,



# 可憐 嬌容 患瘡



主

治

面疹頸核

皮皴凍瘡

熱癩園癬

下疳橫痃

濕熱爛腳

小孩頭瘡

內外痔瘡

花柳梅毒

諸蟲咬傷

兜安氏馳名藥膏  
乃治皮病佳品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